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山堂肆考卷九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孫　溶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録監生臣繆　濂

山堂肆考卷九十四

明　彭大翼　撰

親屬

夫

禮昏義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也真西山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

相敬如賓

左傳三十三年初季臼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臼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文公以為下軍大夫

相對如賓

三國常林性好學漢末為諸生帶經耕鋤妻自擔餉之雖在田野閒相對如賓

畫眉

漢張敞字子高河東平陽人守京兆無威儀時罷朝走

馬章臺街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京兆眉嫵有司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門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

署髮

唐賈直言妻董氏直言坐事貶嶺南以妻少年與之訣曰死生不可期吾死可别嫁董不答引繩束髮封以帛使直言署曰非君手不解直言貶二十年乃還署帛宛

然及以湯沐之髮墮無餘

下牀答拜

東漢樊英有疾妻使婢拜問英下牀答拜陳寔怪問之英曰妻者齊也供奉祭祀禮無不答

免冠自責

東漢仇香雖燕居必正衣服妻子事之若嚴君妻子有過免冠自責妻子庭謝思過必俟香冠妻子乃敢升堂又晉何曾陽夏人閨門整肅自少及老無聲樂嬖倖之

好與妻相見必正衣冠相待如賓已南向妻再拜上酒
酬酢既畢便出一歲不過再三

剌妻逃難

東漢朱浮字叔元爲彭寵所攻攜妻逃走恐不能脫乃
下馬刺殺其妻僅以身免

怒妻干齋

見太常卿

娶罵已

東漢馮衍傳人有挑其鄰之妻者其長者罵之其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娶其長者或曰夫非罵爾者耶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

娶知已

唐王義方泗州人魏徵異之欲妻以夫人之姪女義方辭不敢俄而徵薨乃娶之人問其故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已也

孔明擇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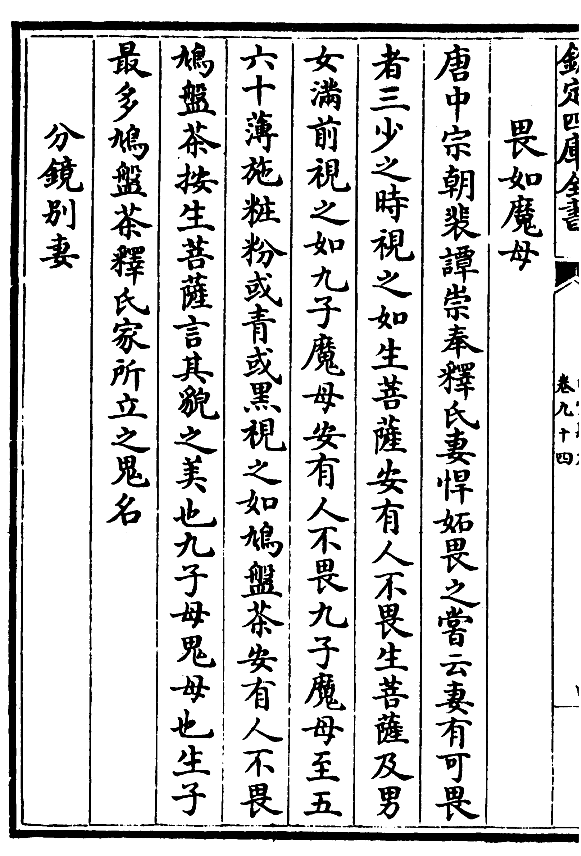
蜀漢黃承彥沔南名士也謂孔明曰聞君擇婦家有醜女才堪相配孔明許婚即載送之諺曰莫學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

崔顥娶美

唐崔顥字亭伯娶妻惟擇美者俄又棄之凡四五娶

遇若嚴君

東漢張湛字子孝矜嚴好禮居處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



畏如魔母

唐中宗朝裴譚崇奉釋氏妻悍妬畏之嘗云妻有可畏者三少之時視之如生菩薩安有人不畏生菩薩及男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安有人不畏九子魔母至五六十薄施粧粉或青或黑視之如鳩盤荼安有人不畏鳩盤荼按生菩薩言其貌之美也九子母鬼母也生子最多鳩盤荼釋氏家所立之鬼名

分鏡别妻

古今詩話陳太子舍人徐德言尚後主叔寶之妹樂昌公主陳政方衰謂妻曰國破汝必入權豪倘情緣未斷尚冀相見乃破鏡人分其半約他日以正月望日賣于都市及陳亡其妻果爲楊越公素所得德言流離辛苦至京師遂以正月望日訪于都市有蒼頭賣半鏡者德言引至其居設食具言其故出半鏡以合之仍題詩寄樂昌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不歸無復嫦娥影空留明月輝樂昌得詩涕泣不食素知之愴然改容即召德言

還其妻仍與德言夫婦餞飲令樂昌為詩曰今日何造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信作人難遂與德言歸江南竟以終老

陳金誇妻

江南野史周彬不治財產服膺儒學其妻嘗讓之曰汝家兄弟能力稼穡囊箱豐溢汝不治財產後將奈何答曰歲晚必得力及聞先主鎮金陵囊文以往錫賚頗厚以所賜金帛陳列于庭謂婦曰今比諸兄弟何為勝耶

妻曰男子之事非婦人女子所能知也

寸步不離

三異記吳都海鹽陸東美妻朱氏有容止寸步不相離號曰比肩人後夫妻卒合葬處生梓樹同根二身相抱合成一樹孫權封曰比肩墓後其子弘與妻蘇氏亦相愛慕吳人又呼爲小比肩

竟日對飲

齊沈文季能飲酒五斗妻王氏亦至三斗文季爲吳興

太守常與妻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

嫉妻好貪

晉王衍字夷甫常嫉其妻貪口不言錢字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遶牀下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閡行呼婢曰舉此阿堵物

勸妻忍貧

晉山濤初爲布衣家貧謂其妻韓氏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否及濤榮貴貞慎儉約雖

爵至千乘而不蓄媵妾

不棄糟糠

湖陽公主新寡光武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屛風後因謂曰諺云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不易鄙陋

唐尉遲恭字敬德太宗謂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

叩頭謝曰臣妻雖鄙陋相與共貧賤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所願也帝乃止

履搏妻面

蜀劉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特留胡氏經月乃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伍百撾胡至以履搏面而後棄遣之胡具以告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撾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母朝慶遂絶

刀傷妻胎

魏略桓範爲冀州牧屬鎮北將軍呂昭所制昭才名過于範範謂妻曰我寧作卿向三公長跪不能爲呂子受屈妻曰君前在東座欲擅斬徐州衆人謂君難爲下今羞爲呂屈難爲上也範怒以刀環擊妻妻傷胎死範稱疾不就刑

引弓射妻

見將帥上

扃户防妻

唐李益與李賀齊名然少有癡病而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爲苛酷而有散灰扃户之事時謂妬癡

謝到

荆湖遺事李戴仁性迂緩非禮勿動娶閻氏年甚少與之異室私約曰有興則見忽一夕聞扣户聲小竪報院君欲見大監戴仁遽取百忌歴燈下覩之大驚曰今夜河魁在房不宜行事傳語院君謝到閻氏慙怒而去

夢歸

昔有書生娶後遊太學久不歸一夕夢返其家見妻秉筆寫詩云數日相望極須知意思迷夢魂不怕險飛過大江西書生怪而記之後家書至妻有一首詩與夢中所見無異夢之夕乃發書之日

袖食香團

太守仲端畏妻不敢延客謝浩謁之坐久饑甚端入内袖聚香團食之

手落拄杖

蘇東坡謫黄州與陳慥季常遊季常自以飽禪學而妻柳氏頗悍季常畏之至或詬罵未巳聲達于外東坡因以詩戲云誰似龍丘居士賢譚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按龍丘季常道號柳郡望河東葢借用傳燈録河東獅子吼之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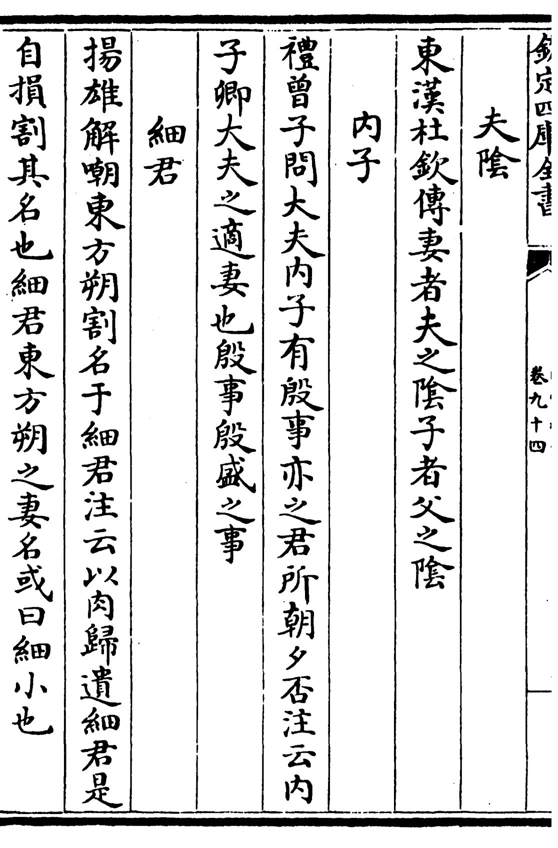
妻

禮郊特牲婦人者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

從子曹大家曰女子之事夫也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受期必誠則有朋友之信言行無玷則有理家之度

親主

禮哀公問孔子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歟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歟



夫陰

東漢杜欽傳妻者夫之陰子者父之陰

內子

禮曾子問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注云內子卿大夫之適妻也殷事殷盛之事

細君

揚雄解嘲東方朔割名于細君注云以肉歸遺細君是自損割其名也細君東方朔之妻名或曰細小也

請貳重耳

左傳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過曹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于諸侯得志于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餽盤飱寘璧焉公子受飱反璧

請迎叔隗

晉文公爲公子時與趙衰奔狄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衰衰生

盾及返國文公復以女妻之別號趙姬生原同屏括樓嬰姬請迎盾與其母叔隗而納之衰辭不敢姬曰得寵而忘舊不義好新而嫚故無恩與人勤于隘阨富貴而不顧無禮君棄此三者何以使人雖妾亦無以侍巾櫛衰許諾乃迎叔隗與盾來姬以盾賢請立為嫡子使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内婦姬親下之及盾為正卿思趙姬之讓恩請以姬之中子屏括為公族大夫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何以至此成公許之

戒夫直言

左成十五年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難

戒夫汚行

戰國樂羊子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况拾遺求利以汚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于野

恥夫氣揚

列女傳晏嬰相齊其御者之妻從門間窺其夫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問其故妻曰夫晏子相齊名顯諸侯今觀其出志念深矣嘗有以自下者今子為人僕御乃意自以為足是以求去其夫後自抑損晏子聞而薦為大夫

知夫度勝

世說晉山濤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公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于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為友者唯此

二生耳妻曰胥羈之妻亦親覩狐趙意欲窺之可乎他日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酒食夜穿墉以視之達旦忘返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當以識度相友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爲勝

斷機

樂羊子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異也妻乃引刀斷機而言曰此織生于蠶繭成于機杼一絲之累以至于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

斷斯織也則損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也羊子感其言復往終業七年不返

舉案

東漢梁鴻字伯鸞扶風人家貧不娶同縣孟氏女狀貌肥醜而黑力能舉石臼擇對不嫁父母問故答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以粧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罪鴻曰吾欲得裘褐之人可與

俱隱深山耳乃衣綺縞傅粉黛豈鴻所願哉妻曰將以觀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髻着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眞梁鴻妻也名之曰德曜字孟光乃共入灞陵山中以耕織爲業後適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爲賃舂妻每饋食不敢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舍之于家以賓禮重之按案即盤也古詞青玉案亦是青玉盤或以案爲桌非也

烹伏雌

風俗通百里奚去虞將適秦其妻以門關烹雞毋餞之後奚爲秦相堂上樂作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呼之因援琴撫絃而歌名扊扅歌其首章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扊扅今日富貴忘我爲尋問之乃其故妻也遂復爲夫婦注云門關謂之扊扅或作剡移扊扅歌有三曲此其一也

繫孤燕

南史衛敬瑜妻王氏灞陵王整之妹也年十六歸敬瑜

敬瑜溺水死王氏守志父母舅姑欲嫁之乃截耳爲誓不許嘗有雙燕巢于梁一日雄爲鷙鳥所傷其雌孤飛悲鳴至秋乃翔集王氏之臂如告别然王氏以紅縷繫其足曰新春復來爲吾侶也明年果至猶帶前縷因贈以詩曰昔時無偶去今春又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雙飛自此秋去春來凡六七年後王氏病卒明年燕來周章哀鳴家人語曰王氏死矣墳在南郭燕遂至墳所亦死每風清月白人見王氏與燕同遊灞水之上或曰

王氏即姚玉京玉京乃王氏乳名加姚者從母姓也

棄畚俱隱

楚老萊子逃世耕于蒙山之陽楚王駕至門老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孤願先生臨之老萊子曰諾王去有間其妻載畚懷薪而來謂老萊子曰是何車跡之多也答曰楚王願使吾守楚國之政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陷以鞭棰可授以官禄者可隨以鈇鉞今先生食人之酒肉受人之官禄此皆人之所制也居亂世而

爲人所制能無患乎因棄畚而去老莱子隨其妻而隱

挽車同歸

見公姑媳婦

勸夫辭聘

楚莊王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箒婦願入計之其妻曰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前方丈所甘不過一肉因此而殉楚國之憂可乎

責夫偷生

晉偏將丘子妻蓋人也戎伐蓋殺其君令于蓋羣臣曰敢有自殺者妻子盡誅丘子不自殺其妻責以不死丘子曰吾非愛身也戎令曰自殺者誅其妻子是以不死其妻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君死而子不死可謂義乎多殺士民不能存國而自活可謂仁乎憂妻子而忘仁義背故君而事暴强可謂忠乎人無忠臣之道仁義之行可謂賢乎吾不能與子蒙恥而生焉遂自殺

諫夫貪富

見霧

陳夫有勞

晉平公使弓工治弓三年乃成平公引弓而射不穿一札公怒將殺之弓人之妻繁人之女也請見平公曰妾之夫治造此弓亦勞矣其幹生于泰山之阿傅以燕牛之角纏以荊麋之筋糊以阿魚之膠此四者天下之妙選也而不能穿一札是君不能射也而反欲殺吾之夫不亦繆乎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

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也平公如其言而射穿七札其夫立得出且賜金三鎰

黄鵠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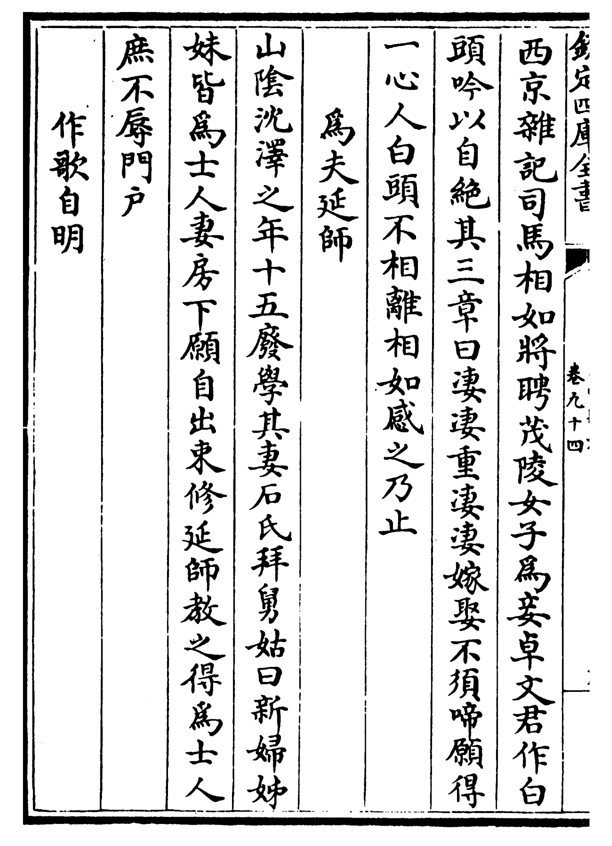
魯陶明女陶嬰少寡養幼孤無强昆弟紡績爲產魯人聞其賢將求之嬰乃作黄鵠歌明已志之不更二適也魯人聞之不敢復求

烏鵲歌

韓憑戰國時爲楚康王舍人妻何氏美好康王欲奪之

乃築青陵臺而望焉後竟奪何因憑何乃作烏鵲歌二首以見志又作書以答其夫憑得書遂自殺何即隂腐其衣與王登臺遽自投下左右捉衣衣不勝手而死得遺書于帶中曰願以屍還韓氏合葬王大怒令分埋之兩塚相望經宿忽有梓木各生于塚根交于下枝連于上又有烏如鴛鴦常雙棲其樹朝夕悲鳴人皆異之曰此韓大夫之精魂也墓今在開封府

止夫聘妾



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子爲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絶其三章曰淒淒重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相如感之乃止

爲夫延師

山陰沈澤之年十五廢學其妻石氏拜舅姑曰新婦姊妹皆爲士人妻房下願自出束修延師教之得爲士人庶不辱門戶

作歌自明

崔豹古今注邯鄲有美女姓秦名羅敷爲邑人千乘王仁妻仁後爲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于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置酒欲奪之羅敷善彈箏作陌上之歌以自明焉

與書告別

漢竇玄形貌絕異天子以公主妻之舊妻作書與玄告別曰棄妻斥女敬白竇生卑賤鄙陋不如貴人妾日以遠彼日以親何所控訴仰呼蒼旻

諷君郊弔

左襄二十三年齊莊公襲莒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齊侯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敢與郊弔齊侯乃弔其室按杞梁即杞殖

恥夫庭趨

令狐峘爲吉州刺史齊映廉察江西故事刺史始見觀察皆戎服庭趨峘以前輩恥爲此禮入告其妻韋氏韋

氏亦以庭謁爲非謂峘曰卿自視何如人頭白走小生前卿如不以此禮見映即黙死我亦不恨峘乃以容禮見映映憾奏貶爲衢州别駕

負薪

晉呉隱之爲晉陵太守妻自負薪

辭餉

南史朱百年妻孔氏亦有高行百年卒于山中蔡興宗爲會稽太守餉米百斛孔氏遣婢詣郡固辭時人美之

以比梁鴻妻

責夫忘母

魯秋胡納妻五日宦于陳後歸見路旁美婦採桑秋胡下車曰力田不如逢少年採桑不如見貴郎我有黄金願與子婦不受胡歸其母呼婦至乃採桑者也婦因數胡曰見色棄金而忘其母大不孝自縊而死

誡夫對君

世說許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

之其婦阮氏出誡允曰明主可以禮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為稱職與否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而檢校皆官得其人于是乃釋允帝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自若云勿憂尋當還作粟粥以待頃之允果至

恥夫貧窘

見墳墓

怒夫涕泣

漢王章字仲卿家貧與妻俱病冬月無被卧牛衣中涕泣妻怒呵曰京師尊貴者誰如仲卿不自憤激乃反涕泣及成帝時章爲京兆尹欲上封事妻止之曰人當知止不記牛衣中涕泣時耶不從竟死獄中按牛衣編亂麻爲之俗呼爲龍具

蓬首請罪

東漢蔡邕之女琰字文姬初適衛仲道夫亡無子因歸

寧爲胡騎所獲在左賢王部十二年生二子甞春月登
胡殿感笳音作胡笳十八拍曹操素善邕痛其無後以
金璧重賂贖之重歸于屯田都尉董祀琰自傷失節又
不能忘情于二子爲作悲憤詩一篇後祀犯法當刑文
姬詣操請之時賓客滿座操謂曰蔡伯喈女在外今爲
諸君見之文姬進蓬首徒行叩頭請罪音辭清辯旨甚
酸哀衆爲改容操曰誠爲相矜然文狀已去奈何文姬
曰明公廐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一疾足不救垂死之

命尹操感其言乃特原祀

流涕進規

吳許升妻呂氏之女升爲博徒不理操行妻嘗勸升修學每有不善輙流涕進規升感激自勵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

大駡董卓

東漢皇甫規妻善屬文又能草書規卒董卓以厚禮聘之妻乃詣卓門自陳卓使侍者拔刀圍之妻知不免大

罵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耶皇甫氏文武上才爲漢忠臣君其走吏敢行非禮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軛鞭朴交下妻謂持杖者曰速盡爲惠遂死車下

復認黃昌

東漢黃昌會稽餘姚人爲蜀郡太守初昌爲州書佐其婦歸寧遇賊被獲流轉入蜀爲人妻生子而夫卒其子犯事婦乃詣昌自訟昌疑母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佐黃昌妻嘗歸家爲賊所

掠遂至此昌驚曰何以識黃昌耶答曰左足心有黑子甞自言當為二千石昌出左足示之相持悲泣復為夫婦

偽勸郭奕

東漢陰瑜妻荀氏名采潁川荀爽女也采産一女而瑜卒後同郡郭奕喪妻爽以采許之因詐稱病篤召采采不得已而歸懷刃自誓爽令侍婢執奪其刃扶抱載之既到郭氏偽為歡喜之色乃使左右建四燈與奕共譚

言辭不輟奕敬憚之遂不敢逼及曙而出采叱左右辦浴既入室而掩户權令侍人避之以粉書扉上曰屍還陰氏字未成恐人來乃以衣帶自縊而死

不樂王郎

世說晉王凝之妻謝道韞奕之女也初適凝之甚不樂奕曰王郎逸少之子不惡汝何恨也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按謝氏尤彦秀者稱封胡遏末封謂謝韶胡

謂謝朗遏謂謝𤣥末謂謝淵皆其小字也韶朗淵皆早卒惟𤣥以功名終

不專夫愛

宋鮑蘇妻女宗養姑甚謹蘇仕衛三十年娶外妻賂遺甚厚女宗之姒謂曰可以去矣女宗曰何故姒曰夫人既有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以專一爲貞以善從爲順豈以專夫室之愛爲善哉且七出之條妬正爲首吾姒不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欲使吾爲見棄之行將

安所用乎宋君聞之表其閭號曰女宗

不聽夫逃

唐建中末李希烈謀襲陳州時李侃爲項城令以城小欲逃歸其妻楊氏曰縣不守則地皆賊地也倉廩府庫皆其積也百姓皆其戰士也不若請募死士爲堅守計賊遂退而縣卒完侃得遷太平令

文姬寫書

曹操問蔡文姬曰聞夫人家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

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曹公言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唯命于是繕書送上文無遺誤

道韞譚義

晉王凝之爲孫恩所害謝夫人道韞嫠居會稽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譚義夫人素聞劉名亦不自阻乃簪髻素褥坐帳中劉束修整帶造于別榻夫人風韻高邁叙

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連徐酬問旨詞理無滯劉退
而嘆曰實頃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夫人亦
云親從凋亡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開人心胸按柳字
叔惠南陽人劉喬之曾孫少登清官歷尚書左右僕射
時右丞傅迪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柳唯讀老子而已
迪每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簏矣

動合禮儀

史通東漢一代賢明婦人如秦嘉妻徐氏動合禮儀言

成規矩者鮮矣按嘉字士會隴西人

能安勤苦

晉陶淵明不仕宋妻翟氏與之同志能安勤苦夫耕于前妻鋤于後

勸夫詣獄

吳丹陽尹李衡數以事侵瑯琊王其妻習氏諫之不聽及王即位衡憂懼欲奔魏妻曰不可瑯琊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于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

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乃當逆見優餞非但直活而已衡如妻言果詔曰丹陽尹李衡以往事之嫌自居囚獄其遣還郡

拔夫出圍

六帖劉遐妻邵續女也驍果有父風遐爲石季龍所圍妻單將數騎拔出遐于萬人之中

王妻志行

見父

袁妻才辯

東漢司徒袁隗妻馬倫是馬季長女少有才辯季長家世豐豪裝遣甚盛初成禮隗問曰婦奉箕帚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言弟先凡舉世以爲笑今處姊未適子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隗又問南郡學窮道奧文爲辭宗而所在之職輒以貨財爲損何耶對曰孔子

大聖不免武叔之毁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愬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按季長馬融字

怨夫自傷

苻秦竇滔妻蘇氏名蕙字若蘭陳留令武功道質第三女也年十六歸滔滔甚敬之苻堅冠襄陽以滔爲安南將軍留鎮襄陽滔携寵姬趙陽臺以往蘇氏怨之不肯與俱而滔竟與斷音問後蘇氏悔恨自傷因織錦爲迴文璇璣圖詩凡八百四十字縱横反覆皆成文章詞甚

悽惋因以寄滔滔覽之感其意于是迎蘇氏來襄陽而歸陽臺于關中恩好愈篤

罵夫自悔

世說孫秀降晉武帝妻以姨妹蒯氏蒯甞妬罵秀爲貉子秀大不平遂不復入蒯氏大自悔責請救于帝時大赦羣臣咸朝見既出帝獨留秀從容謂曰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從其例否秀免冠謝遂爲夫婦如初

願夫還鄉

唐會昌中有邊將張揆防邊近十年其妻侯氏繡廻文作龜形詩詣闕進之詩曰暌違已是十秋强對鏡那堪重理粧聞鴈幾回修尺素見霜先爲製衣裳開箱疊練雙垂淚拂杵調砧　更斷腸繡作龜形獻天子願教征客早還鄉

羞夫下第

唐杜羔妻劉氏善詩羔累舉不第將至家妻先寄詩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郎面

君若來時近夜來又宋毛友龍字達可未第時其妻寄詩曰别燭親封錦字書擬憑歸雁寄天隅經年未報干秦策不識如今舌在無

桓氏刵耳

漢劉長卿妻桓鸞女生一男五歲長卿卒遠嫌不歸寧男十五而殀乃刵其耳以自誓宗婦愍之曰若家無他意何貴義輕身如此桓氏曰先君五更身爲帝師男以忠孝女以貞順稱是以豫刑以明我情耳又唐房玄齡

微時且死謂妻盧曰吾病革汝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刵一目以示無他後玄齡疾愈禮敬終身

裴氏斷髮

六帖李德武妻裴氏以孝聞德武坐事徙嶺南將行時裴氏嫁方踰歲父矩上表欲離婚德武謂裴曰我既貶無還理君必儷他族于此長訣矣答曰夫天也可背乎願死無他後十年德武尚未還矩決意欲嫁之裴斷髮不食示無他志矩知不能奪聽之後德武于貶所復娶

爾朱氏及赦還聞裴全節遣去後妻與裴為夫婦如初

識量節槩

唐宰相元載夫人王氏韞秀少有識量節槩聞于掖庭後載既得罪代宗欲令王氏入宮備彤管箴規之任王嘆曰王家十三娘二十年太原節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誰能書得長信昭陽之事即得罪亦幸矣堅不從命

按通鑑及劉昫唐書俱謂元載妻是王忠嗣女及范攄雲溪友議又云韞秀王縉相公之女右丞維之姪女初

王公鎮北京以韞秀嫁元載久而見輕韞秀謂元曰何不增學吾所有奩幌資裝盡為紙墨之費自此元到京師屢陳時務深契上旨肅宗擢拜中書蘇鶚杜陽雜篇亦以韞秀為縉女

祖德儒風

唐元和末范傳正為宣歙觀察使訪李白子孫獲孫女二人一為陳雲之妻一為劉勸之妻皆編户甿也因召至郡庭相見衣服村落形容朴野而進退閒雅應對詳

締祖德如在儒風宛然問其所以則曰父伯禽以貞元八年不禄有兄一人出遊一十一年不知所在父存無官父没無名有兄不相保為天下窮人無桑以自蠶非不知機杼無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穡况婦人不任而布裙糲食何所仰給儷于農夫救死而已言訖淚下僔正因告以將改適士族二女曰夫婦之道命也亦分也在孤窮既失身于下俚仗威力乃求援于他門生縱偷安死何面目見大父于地下欲敗其類所不忍聞僔正嘉

嘆

對鏡圖形

雲溪友議南楚材旅遊似無返舊之意其妻薛媛知之乃對鏡自圖其形并作詩以寄之曰欲下丹青筆先拈寳鏡寒已驚顏索莫漸覺鬢凋殘淚眼描來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却時展畫圖看楚材遂歸夫婦如初

引斧斷臂

五代王凝為虢州司户叅軍卒于官凝家貧一子尚幼

妻李氏攜其子歸過開封府逆旅主人見婦人獨攜一子疑之不許其宿李氏見天色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耶不可以手并汚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環聚而嗟之開封府尹聞之白其事于朝官賜藥封瘡厚恤李氏而笞其主人

嫌夫年暮

唐盧彖暮年為校書郎晩娶崔氏有詞翰結縭之後微

有嫌色盧請賦詩述懐崔立成一絶云不怨盧郎年紀大不怨盧郎官職卑自恨妾身生較晚不及盧郎年少時

思夫夢交

天寳遺事楊國忠出使江浙其妻思念至深忽夜夢與夫交而有孕後生男名朏國忠曰此夫妻相念情感所致時人莫不譏笑之

美冠古今

唐白樂天作元夫人墓志昔漆室緹縈烈女也及為婦則無聞伯宗梁鴻之妻哲婦也及為母則無聞文伯孟氏之親賢母也為女為婦時亦無聞今夫人為女則孝友為元氏婦則豐潔家祀為母則執書誨二子皆已通經女美如此婦德母儀又如此三者具美可謂冠古今矣

名著金石

房嶙妻高氏筆書遒麗不類婦人歐陽公云予集古録

已博矣而婦人筆畫名著于金石者高氏一人而已

戒夫遠禍

唐士林令侯敏素諂事來俊臣其妻董氏戒之曰俊臣國賊指日將敗君宜遠之敏從其言俊臣怒出為武龍令敏欲不往妻曰速去勿留後俊臣敗其黨皆流敏獨得免

勸夫立功

唐薛仁貴妻柳氏曰夫有高世之才要須遇時乃發今

天子自征遼東求猛將此難得之時也君盍圖功名以自顯乎仁貴從之

　　㕀餉肴饌

南宋劉穆之字道和家貧往妻兄家乞食多見辱其妻江氏每禁不令往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曰檳榔消食君何需此妻㕀為截髮市肴饌為其兄弟以餉穆之自此不敢對夫梳洗及穆之為丹陽尹召妻兄弟飲至醉以金盤貯檳榔一斛送之

特寄襪鞋

昔有人居上庠者其妻作詩寄鞋襪云細襪宮鞋巧樣新殷勤寄與讀書人好將穩步青霄上莫向平康謾惹塵

沒入掖庭

太平廣記唐劉震之女無雙幼許配其甥王僊客未成婚值朱泚亂震夫妻死無雙沒入掖庭僊客後二年入京遇舊蒼頭塞鴻又得無雙婢採蘋與居後為富平縣

尉知長樂驛累月忽報中使押内家人往園陵灑掃宿驛中僊客謂塞鴻曰我聞掖庭多衣冠子女恐無雙在焉汝為我一窺可乎因令塞鴻假為驛吏煮茗簾外至夜深忽聞簾下語曰塞鴻郎健否言訖嗚咽塞鴻曰郎君見知此驛令日疑娘子在此令塞鴻候問無雙曰我不敢久語明日我去後汝于東北舍閣中紫褥下取書送郎君塞鴻如其言果得書送僊客書後云勑使嘗説富平縣古押衙人間有心人若能求之我與郎君可復

相見僊客遂請解驛務尋訪押衙押衙求茅山道士藥其藥服之即死三日復活因令採蘋假作中使以無雙為逆黨賜此藥令自盡三日後託以親故以百縑贖其尸以與僊客救療得愈押衙亦自盡僊客與無雙偕老襄鄧間

叅議軍事

五代朱全忠夫人張氏多智畧全忠敬憚之雖軍府事時與之叅議或將兵至中塗夫人以為不可遣一介召

之全忠即為之返

妻自執爨

初晉司馬懿辭位詐以風痺不能起居偶曝書遇雨自起收書家唯一婢見之妻張氏懼言泄乃手殺婢而自執爨

妻善治生

周世宗以周行逢為武平節度使行逢妻鄧氏陋而剛決善治生嘗諫夫用法太嚴行逢怒鄧氏因之村墅遂

不復歸行逢屢遣迎之不至一旦自帥僮僕來輸稅行逢就見之曰夫人何自苦如此鄧氏曰稅官物也公不先輸何以率下且獨不記為里正代人輸稅以免楚撻時耶行逢欲與之俱歸不可曰公誅殺太過一旦有禍村墅易為逃匿耳

供具紙筆

郡國雅譚王元苦病風月終于貧病妻黄氏共持雅操每遇得句黄氏中夜必先起燃燭供具紙筆元甚重之

商確才能

歐陽公為梅聖俞妻謝氏撰墓銘聖俞曰使吾不以貧賤富貴累其心者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户屏竊聽之又嘗與商確其人之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吳興自外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悦否則嘆曰君所交皆一時賢儁今與是人飲而歡耶

注視餅師

唐寧王憲宅左有賣餅者其妻纖白明媚王一見屬意因厚遺其夫取之寵愛踰等及環歳問之曰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對王召餅師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王乃歸之

猥配駔儈

漁隱叢話趙明誠清獻公抃之子妻清照號易安居士濟南李格非之女明誠卒再適非類未幾反目有啓與綦處厚云猥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駔儈之下材傳者無

不笑之有漱玉集三卷行世按氏族大全趙姓下亦以明誠為清獻公子及觀東坡所撰清獻公神道碑其二子曰屼曰岏並無所謂明誠者又觀葉文莊水東日記明誠是趙挺之之子挺之附媚蔡京致位權要則宜有此下才之子當以葉說為是若以明誠為清獻之子則易安為清獻之子婦又豈肯以桑榆晚景更適非類為天下笑耶非類指張汝舟易安再適之夫也

並拜封爵

六帖安重榮娶二妻高祖並拜封爵又王毛仲有兩妻
一上所賜者皆有國色

能甘淡泊

宋孫明復居泰山之陽枯槁憔悴鬚鬢皓白故相李廸
守兗見之嘆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獨居誰事左右吾弟
女甚賢可奉箕帚明復曰相家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
乃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不充之人相國之賢自古無也
予不可不成相國之賢遂娶之而李氏亦能甘淡泊事

夫盡禮士大夫莫不賢之

作詩餞行

侯鯖録宋真宗東封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璞能為詩及召對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時有人作詩送君否璞曰獨臣妻有詩一首云更休落魄貪杯酒亦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山蘇東坡云吾頃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送出門皆哭無以語之顧老妻曰獨不能如楊處士妻作詩送

我乎老妻不覺大笑而止

題詩返附

元吴仁叔妻韓氏仁叔業太學寄簡于妻妻拆簡乃白紙一幅遂題詩返附之曰碧紗窓下拆緘封一紙從頭徹底空料想俉郎無別意憶人常在不言中仁叔得詩大披賞之復答以詩

見重九族

晉書鄭林妻石氏賢而有德操見重于九族

許聘數人

江南野史曽崇範妻初許聘數人其夫輙死一夕夢人謂曰田頭有鹿迹田尾有日炙乃汝之夫也後嫁曽崇範方悟

易履

輟耕録程公鵬舉在宋季被虜于興元版橋張萬戸家為奴張以虜到宦家女某氏妻之既婚三日即竊謂其夫曰觀君才貌非久在人後者何不為去計而甘心于

此乎夫疑其試已也訴于張張命筆之越三日復告曰
君若去必成大器否則終為人奴耳夫愈疑又訴于張
張命出之遂賣與市人家妻臨行以所穿繡鞵一易程
一履泣謂曰期執此可相見矣程感悟奔歸宋時年十
七八以廕補入官至元朝程為陜西行省叅知政事自
與妻別三十餘年義其為人未嘗再娶至是遣人攜向
之鞵履往興元訪求之市家云此婦自到吾家未嘗
解衣以寢毅然不可犯吾妻異之視如已女將半載以

所成布匹償原賣鏹物乞身為尼見居城南某庵中所遣人即往尋見以縣衣為由故遺鞵履在地尼見之詢問其所從来曰吾主翁程參政使尋其偶耳尼出鞵履示之合亟拜曰吾主母也尼曰歸見程相公與夫人為道致意竟不再出告以叅政未嘗再娶亦不出旋報程移文本省遣使檄興元路路官為具禮委幕屬李克復防護其車輿至陝西重為夫婦焉

漬衣

輟耕録漳州龍溪縣澳里人陳端才之妻蔡氏三玉至元間本處冦起里媪集里中婦女同舟避難冦追及三玉並以水漬衣冦視三玉有姿色欲先汚之三玉紿曰衣濕更求衣冦信之更取衣三玉投水死冦曰溺者必躍以長竿絡鈎俟其躍而舉之尸竟不躍冦退三玉之父端廣舟次上流尸遂逆流附父舟推之不去移舟遡河而上尸從之上者三父異甚視之則其女也因痛哭而收斂其尸

不忍二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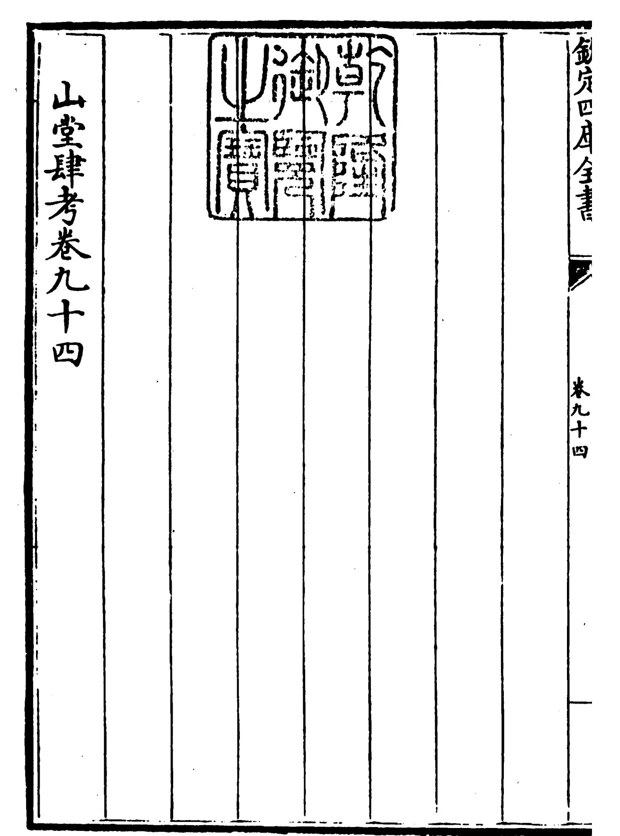
輟耕録千夫長李某戍天台縣日一部卒妻郭氏有令色李心慕焉一日李分兵往戍盜賊出沒處卒遂在行李日至卒家百計調之竟莫能犯經半載夫歸郭具白其事因為所轄困敢誰何後李過卒門卒邀入治茶忽憶前事亟持刀出而李幸脫走訴于縣縣捕繫窮究案議持刃殺本部官罪死卒在獄久之府檄調黄巖州一獄卒葉姓者至尤有意于郭氏乃顧視部卒情若手足

卒感激入骨髓忽傳五府官至乃斬决非囚者葉報卒知且謂曰汝萬一不保汝妻尚少汝子若女纔八九歲耳奚以依顧我尚未娶肯為我室則我之視汝子女猶我子女也卒喜諾因謂郭曰我死有日此葉押獄性柔善未有妻汝可嫁之郭曰汝之死以我之色我又能二適以求生乎既歸遂擕二兒出市名人與之邑人有憐之者納其子女贈錢三十緡郭以三之一具酒饌擕至獄門謂葉曰願與夫一再見葉聽入郭謂其夫曰君擾

押獄多矣可用此酒饌少答之又有錢若干收取自給我去一富家執作為口食計恐旬日不及看君故也相别垂泣而出走赴仙人渡溪水中危坐而死此水極險惡竟不為衝激倒仆人有見者報之縣縣官往驗視得實為具棺斂葬于死所山下又申達上司表其墓曰貞烈郭氏之墓至正丙戌朝廷遣使宣撫列郡廉得其事原卒之情釋之人遂付還子女卒亦終身誓不再娶

專奉遺屍

輟耕録王氏守素錢塘民家女其夫丁棄家為全真道士于吳山紫陽菴一日名守素入山書付四句云懶散六十三妙用無人識逆順兩相忘虛空鎮常寂坐抱一膝而逝方外者流謂之騎鶴化守素遂亦束髮簪冠着道士服奉夫遺屍二十年迹不下山年逾七十幾于得道神仙渺茫固未暇論而貞守一節乃可尚也



山堂肆考卷九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山堂肆考卷九十五 九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孫 溶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録監生臣繆 瀌

山堂肆考卷九十五　明　彭大翼　撰

親屬

妬妻

史記女無妍醜入宮則妬又好女入室惡女之仇

懼生龍蛇

左襄二十一年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懼其生龍

蛇以禍汝注云不使不使叔虎之母見叔向之父也

令茹鶬鶊

梁武帝平齊獲侍兒十餘輩頗娛于目為郗后所察動止皆有隅㧞憒恚成疾左右識其情者進言曰臣嘗讀山海經以鶬鶊為膳可以療其病使不忌陛下盍試諸帝從之郗茹膳妬殆減半

髡頭

東漢袁紹死妻酷妬殺紹寵婢五人又謂死者有知恐

見絡于地中乃髠頭黒面以毁其形

劓鼻

宜城公主下嫁裴巽巽有嬖姝主怒刵耳劓鼻斷巽髮帝怒斥為縣主

刻眉

雜俎房孺復妻崔氏性忌左右婢不得濃粧高髻一婢新粧稍佳崔怒曰汝好粧耶我為汝粧乃刻其眉以青塡之燒鎖梁灼其兩眼角以朱傅之及痂脱瘢如粧焉

爛髮

朝野僉載兵部尚書任瓌上賜二艶姬妻柳氏爛其髮禿盡太宗聞之賜以金瓶酒云飲之立死不妬即不須飲柳氏拜勅曰妾與瓌皆出微賤更相輔翼遂致榮官今多内嬖誠不如死乞飲盡無他帝聞之謂瓌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矣朕尚不能禁卿其奈何二女令别宅安置

處妾别館

晉王導字茂弘妻曹氏性妬導憚之乃密置衆妾于別館曹氏知而將往導恐妾被辱遽命駕猶恐遲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悟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唯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羣賢共遊洛中何曾聞有蔡充兒也

置婢隔幃

晉謝安夫人劉氏性妬幃諸婢令在前作伎使太傅暫

見便令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曰恐傷盛德

坐幔出妓

梁柳惔性愛音樂而畏憚其婦女妓精麗者略不敢仰視僕射張稷與惔狎而為惔妻賞敬稷詣惔先相問夫人惔每欲見妓常因稷請奏樂其妻隔幔坐妓然後敢出惔因得留目

拔刃襲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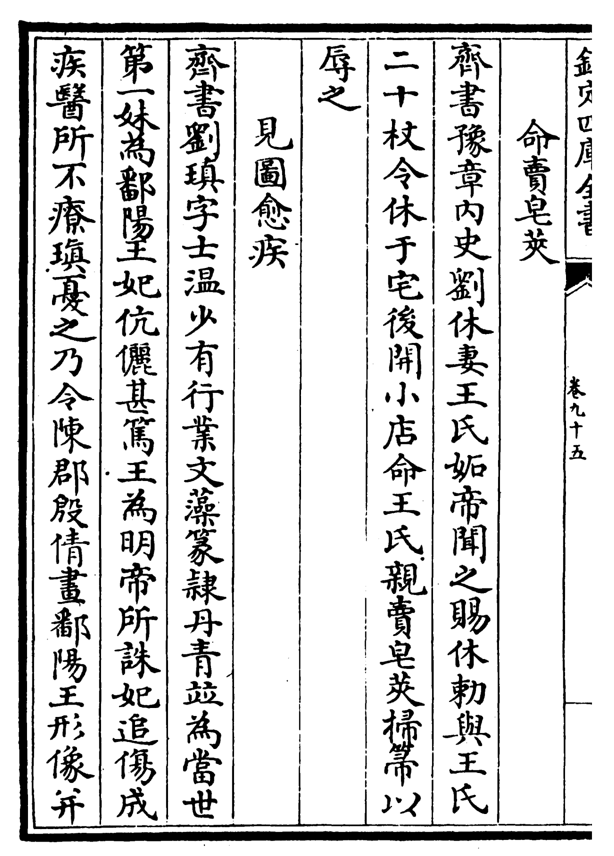
拾遺記桓温平蜀以李勢女為妾嘗著齋中妻南郡主

始不知旣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正值李梳頭髮委籍地膚色玉輝不為動容徐徐結髮斂手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辭甚悽惋主于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遂善待之

宋梅聖俞有詠桓妬妻詩

怒斫桃花

武陽女嫁阮宣性絶妬忌家有桃樹一株花葉灼燿宣歎美之即便大怒令奴取刀斫樹摧折其花



命賣皂莢

齊書豫章内史劉休妻王氏妬帝聞之賜休勑與王氏二十杖令休于宅後開小店命王氏親賣皂莢掃帚以辱之

見圖愈疾

齊書劉瑱字士温少有行業文藻篆隸丹青竝為當世第一妹為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為明帝所誅妃追傷成疾醫所不療瑱憂之乃令陳郡殷倩畫鄱陽王形像并

圖王平生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寤使媪姆示妃妃見唾之罵曰故宜早死于是恩情即歇疾亦徐差

誦賦沉身

雜俎臨濟有妬婦津相傳晉太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性妬忌伯玉甞于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娶婦得如此吾無憾焉段氏曰君何以水神美而輕我吾死何愁不為水神其夜乃自沉于津而死七日托夢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為神矣伯玉寤而畏之遂終身不渡

此水有婦人渡此水者皆壞衣素粧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若醜婦雖粧飾而渡神亦不妬也又并州壽陽縣有妬女廟蓋介之推妹也

謀殺寵姬

東漢司隸馮方女避亂揚州袁術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欲謀害其寵乃語馮氏曰將軍貴人也有氣節汝當時時涕泣憂愁必長見欽重馮氏從之後諸婦共絞殺馮氏懸之廁術誠以為不得志而死不之究

疑殺乳母

晉賈充後妻廣宣君郭槐性妬忌初充子黎民方三歲乳母抱之當閤黎民見充入喜笑充就而拊之槐望見謂充私乳母即便殺之黎民戀念而死充遂無嗣又充前妻乃李豐女豐被誅女離婚徙邉後赦還充先已娶郭配女武帝特聽置左右夫人李氏別住外不肯還充舍

詐愛新人

見宮嬪

佯許女奴

語林李福妻裴氏性甚妬福鎮滑臺有以女奴獻者福謂裴曰吾官至節使指使者不過奴隷夫人得無許我乎裴曰未知公所願者福指所獻女奴裴許諾福賂左右曰夫人沐必來告既告福乃佯為腹痛促名女奴女奴既往左右亦以白裴裴遽出髮盆中來問所苦福以病為言即若不可忍狀裴乃以藥投小便中進之明日

監軍自來問候福具告之皆大笑

不選美妃

晉武帝太元中詔選良家女以充後宮使楊后選所取后性妬不取端正美好唯取長白卞藩女有美色帝舉扇障面語后曰卞氏佳后曰藩三世后族不宜枉以卑位帝乃止

不畏狂鬼

宋延平吳氏姊妹六人皆妬悍時號六虎其中五虎尤

甚平生手殺婢十餘人凡三適人皆不終夜分嘗聞堂廡間喧呼聲同室皆懼五虎怒曰狂鬼敢爾邪闢户移榻中庭持刀獨寢徹旦寂然人謂五虎之威鬼猶畏也

孝標三同

東漢馮衍字敬通妻任氏妬悍不畜媵妾兒女自操井臼劉孝標云予與敬通有三同不遇一同也剛直二同也馮有忌妻自操井臼予亦有忌妻家道坎軻三同也又藝文類聚馮敬通有一婢任氏孽之無所不至敬通

乃遣其妻因與妻弟任武達書曰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家不清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家不榮不去此婦則事不成吾數奇命薄偶相遭逢

文穆四畏

宋趙槩聞見録王文穆公夫人悍妬貴為一品不置姬侍欲置左右人竟不可得宅後作堂名三畏楊文公戲之曰可改作四畏公問其說答曰兼畏夫人王深以為恨卒無嗣

推婢入墓

晉干寶字令升父瑩有寵婢母甚妬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于墓中經十年及母亡開墓其婢伏棺上如生載還經日乃甦言寶父常取飲食與之家中有吉凶事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惡既而嫁之復生子寶嘗作無鬼論至是始悟幽冥之理作搜神記三十卷干寶或作于寶愚謂在墓中十年乃復甦甦而復嫁嫁而又生子恐世無此理

輿姬出宮

唐莊宗有愛姬生子后患之一日元行欽侍上側上問曰爾新喪婦復娶乎吾助爾聘后即指愛姬請曰帝憐行欽何不賜之上不得已陽諾之后趣行欽拜謝行欽再拜起顧姬肩輿出宮矣莊宗不樂稱疾不自得者累日

稱詩致諷

謝太傅劉夫人性妬不令公有别房公深好聲色後頗

欲置妾兄子外甥等微達此旨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諷已乃問誰撰此詩答云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為爾若使周嫗撰詩必無此也

因詩寓嘲

宋孫公素昔為程宣徽門客後娶程公女性極妬孫甚畏之甞求蘓東坡書扇坡題云披扇當年笑溫嶠握刀晚歲戰劉郎不須戚戚如馮衍但與時時說李陽按世

說王夷甫婦郭泰寧女才拙而性剛聚斂無厭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時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俠猶漢之樓護郭氏憚之夷甫驟諫其妻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卿不可郭氏之妬小爲之損

怨夫娶妾

晉謝邈爲吳興太守妻郗氏性妬以邈娶妾怨懟與書告絶邈疑門下生仇玄達爲妻所作乃斥去玄達玄達奔孫恩遂害邈

罵夫納妾

輟耕録華亭楓涇戴君實家富妻王氏妒悍無比僅有一女贅謝季初為壻君實納一妾于嘉興外舍生一男王氏聞之早夜罵詈君實不得已遣其妾取兒以歸而女恐其長大分我財産遂于襁褓中酷加凌虐致成驚疾而亡越三年自孕將産夢抱此兒及娩得男隨自殞于蓐兒亦不育此婦女妒惡之報也

出妻

家語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謂不順父母者無子者淫僻者嫉妬者惡疾者多口舌者竊盜者三不去謂有所娶無所歸與共更三年之喪先貧賤後富貴也

孔氏出妻

家語後序自叔梁紇始出妻及伯魚亦出妻子思又出妻故稱孔氏三世出妻

曾子出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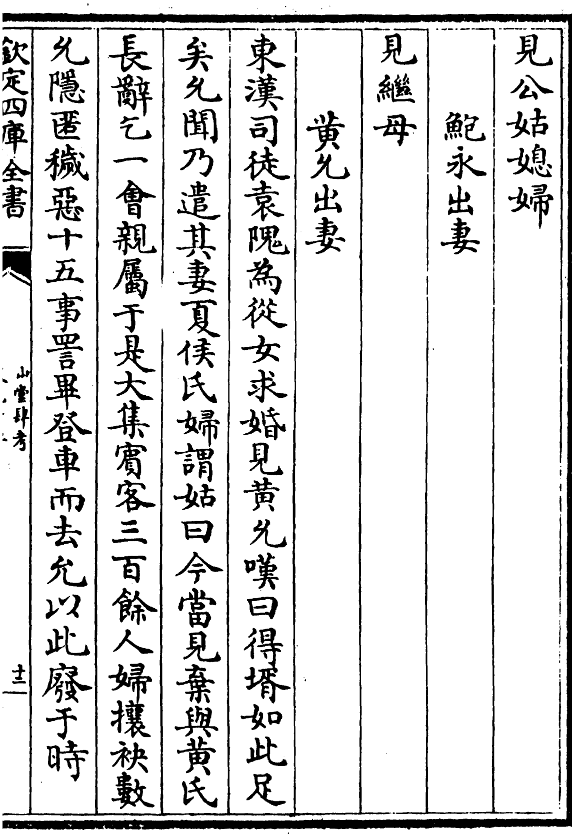
家語曾參後母遇之無恩供養不衰其妻以蒸梨不熟

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蒸梨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况大事乎參既出妻終身不娶其子元請焉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竒吾上不及吉甫庸能免于非乎

王吉出妻

東漢王吉居長安東家有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啖之吉知怒婦乃出之東家聞之伐其樹鄉鄰勸吉還婦

姜詩出妻



見公姑媳婦

鮑永出妻

見繼母

黄允出妻

東漢司徒袁隗為從女求婚見黄允嘆曰得壻如此足矣允聞乃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與黄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于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攘袂數允隱慝穢惡十五事罵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于時

教離出妻

東漢李充字大遜兄弟六人貧無擔石之儲易衣而出併日而食其妻竊謂充曰今貧如是我有私財可分異獨居人多貴極無為空自窮也充曰可會鄉里共議及實至充從座中跪白母曰此婦無狀教充離異母與兄弟不可以承宗祀叱而遣之婦涕泣出門去

無嗣出妻

唐嚴灌夫娶毘陵慎氏名三史十年無嗣乃出之妻為

詩以别曰當時心事已相關雨散雲收一晌間便掛孤

蓬從此去不堪回首望夫山灉夫有感遂為夫婦

溺婢出妻

李元素後娶石泉公王方慶之孫女前妻子皆不肖而

元素溺姬侍王不見荅元素久疾益昏惑遂出之王訴

于朝免元素官且令畀王貲五百萬

駡婢出妻

唐李逈秀妻駡媵婢母聞不樂逈秀即出其妻或問之

答曰娶婦欲以事姑苟違顔色何可留耶

嫂叔

儀禮嫂者尊嚴之稱漢書注西方謂亡嫂為丘嫂丘空也兄亡獨有嫂也或云丘大也長嫂之稱史記丘作巨

嫂不通問　已下嫂

禮曲禮嫂叔不通問注云無問遺之往來也

嫂不為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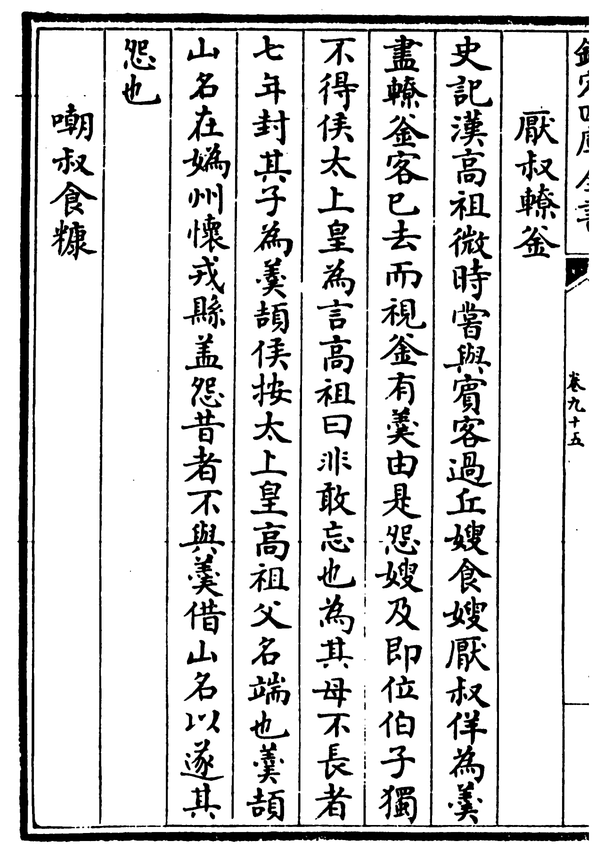
蘓秦出游數歳顑頷而歸妻不下機嫂不為炊

不撫叔尸

禮雜記嫂不撫叔叔不撫嫂注云撫死而撫其尸也嫂叔遠嫌故皆不撫

為解叔圍

晉王凝之弟獻之甞與賔客談論詞理將屈凝之妻謝道韞遣婢白獻之欲為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歩障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



厭叔轑釜

史記漢高祖微時嘗與賓客過丘嫂食嫂厭叔佯為羮盡轑釜客已去而視釜有羮由是怨嫂及即位伯子獨不得侯太上皇為言高祖曰非敢忘也為其母不長者七年封其子為羮頡侯按太上皇高祖父名端也羮頡山名在嬀州懷戎縣蓋怨昔者不與羮借山名以遂其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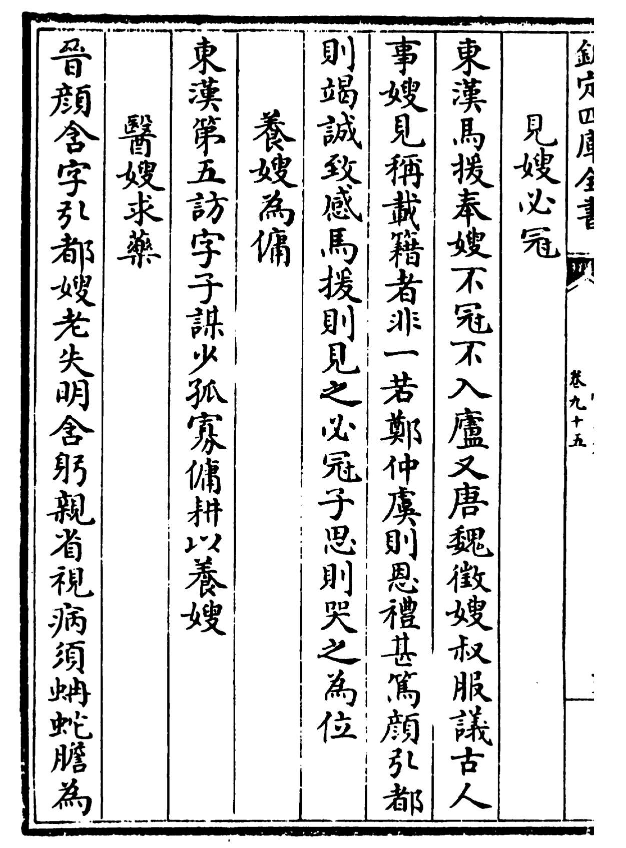
嘲叔食糠

史記陳平少獨與伯兄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人或謂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

注云糠覈麥糠中不破者

哭嫂為位 已下叔

禮檀弓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婦人倡踊注云無服而為位者惟嫂叔蓋無服者所以遠男女近似之嫌而為位者所以篤兄弟內喪之親



見嫂必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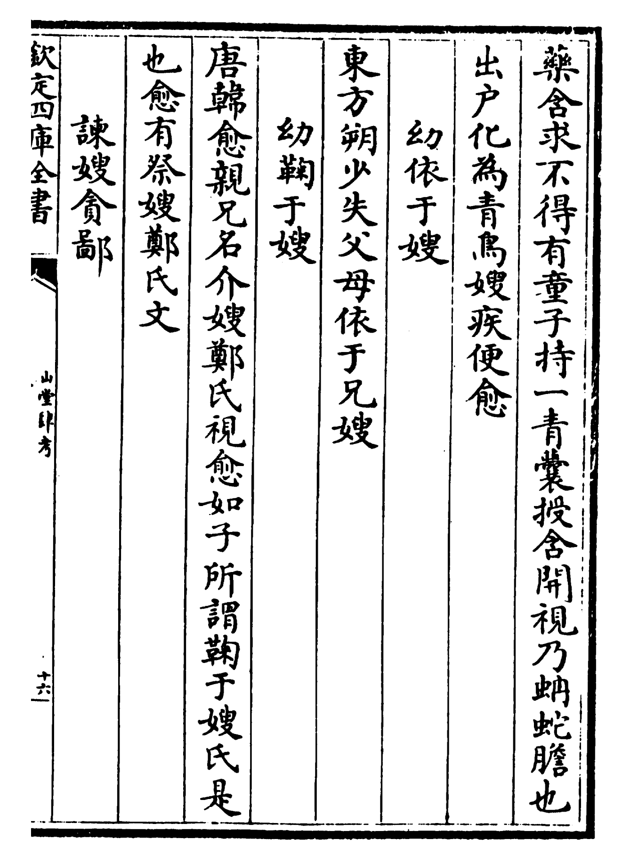
東漢馬援奉嫂不冠不入廬又唐魏徵嫂叔服議古人事嫂見稱載籍者非一若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弘都則竭誠致感馬援則見之必冠子思則哭之為位

養嫂為傭

東漢第五訪字子謀少孤寡傭耕以養嫂

醫嫂求藥

晉顏含字弘都嫂老失明含躬親省視病須蚺蛇膽為



藥含求不得有童子持一青囊授含開視乃蚺蛇膽也出户化為青鳥嫂疾便愈

幼依于嫂

東方朔少失父母依于兄嫂

幼鞠于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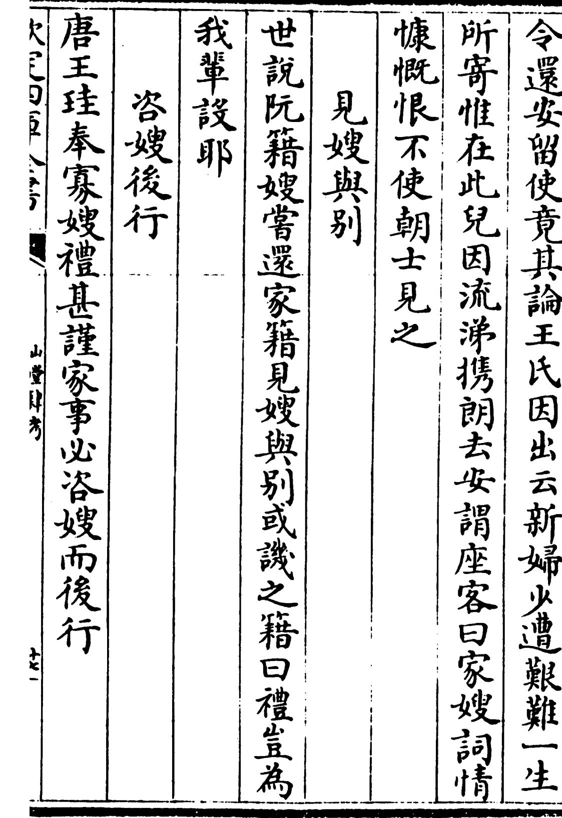
唐韓愈親兄名介嫂鄭氏視愈如子所謂鞠于嫂氏是也愈有祭嫂鄭氏文

諫嫂貪鄙

世說王平子年十四五見兄王夷甫妻郭氏性貪鄙令婢路上擔糞平子諫之以為不可郭大怒謂平子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囑小郎急捉衣裾將與杖平子饒力爭得脫踰窓而走按平子名澄夷甫之弟也

譽嫂詞情

晉謝朗父據早卒朗總角時病新起體羸未堪勞於叔父安前與沙門支遁講論遂至相苦安嫂王氏再遣信



令還安留使竟其論王氏因出云新婦少遭艱難一生所寄惟在此兒因流涕携朗去安謂座客曰家嫂詞情慷慨恨不使朝士見之

見嫂與别

世説阮籍嫂嘗還家籍見嫂與别或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輩設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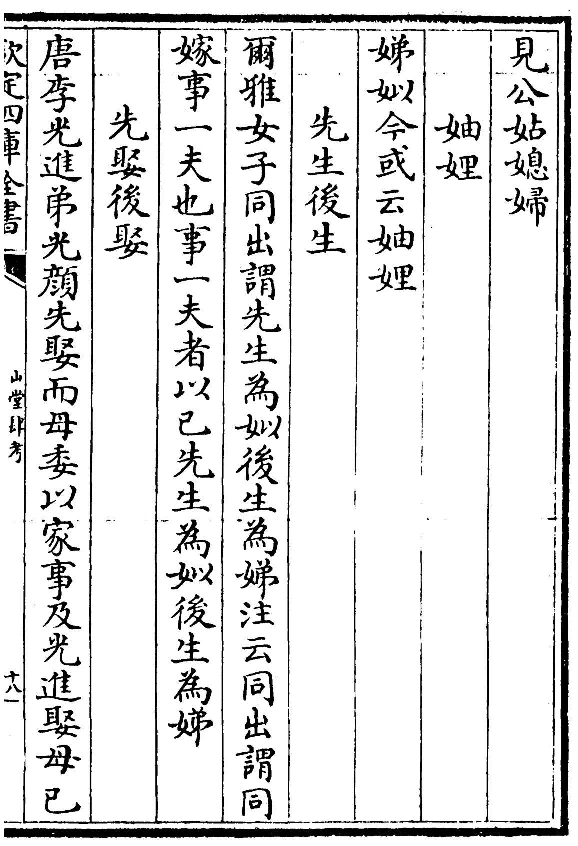
咨嫂後行

唐王珪奉寡嫂禮甚謹家事必咨嫂而後行

娰娣

世人疑娣姒之名皆以兄妻呼弟婦為娣弟妻呼兄妻為姒然公羊傳諸侯娶一國二國往媵以姪娣從娣者何弟也是以其弟觧娣自然以長觧姒長謂身之年長非夫之年長也左傳穆姜不以聲伯之母為姒又叔向之嫂謂叔向之妻為姒二者皆呼夫弟之妻為姒豈計夫之長幼乎

冢介


見公姑媳婦

妯娌

娣姒令或云妯娌

先生後生

爾雅女子同出謂先生為姒後生為娣注云同出謂同嫁事一夫也事一夫者以己先生為姒後生為娣

先娶後娶

唐李光進弟光顔先娶而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母已

亡弟婦籍資財納管鑰于姒光進命返之曰娣逮事姑且嘗命主家事不可改因相持泣乃如初

稱有禮法

王司徒渾妻鍾氏字琰與弟湛妻郝氏皆有德行琰雖門高與郝氏相親重郝不以賤下鍾鍾不以貴陵郝時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

恥為妯娌

唐高宗以太平公主適薛紹武后以紹兄顗妻蕭氏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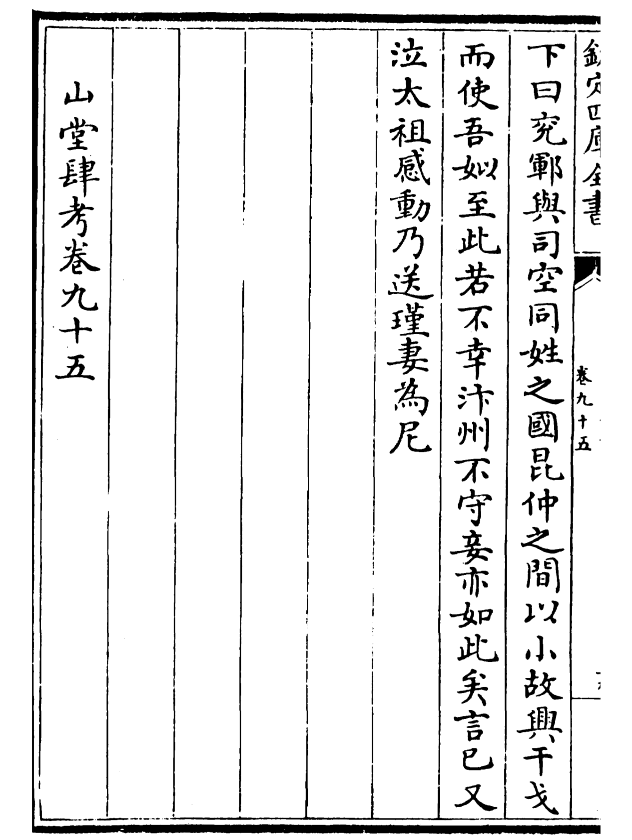
貴族欲出之曰我女豈可與田舍女為妯娌邪或曰蕭氏瑀之姪孫國家舊姻乃止

報姒生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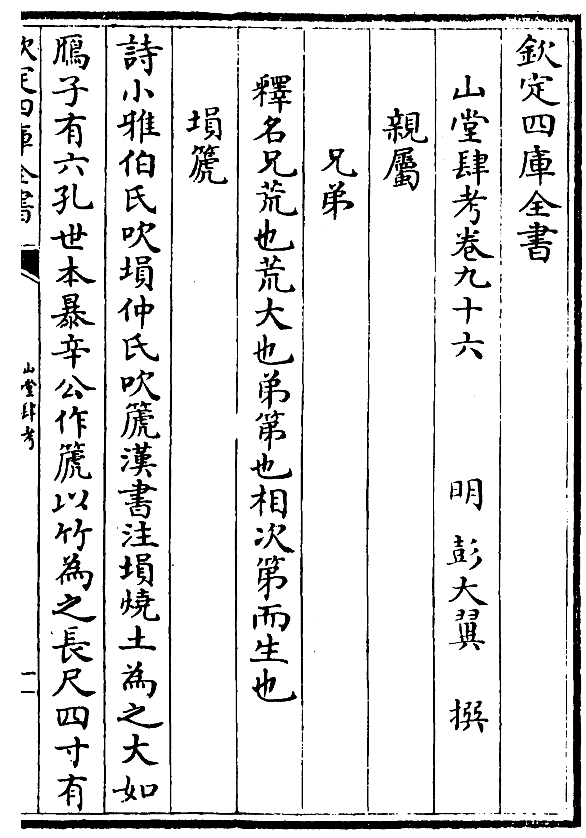
左昭二十八年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按伯石即楊食我夏姬之女所生也

送姒為尼

五代梁太祖破朱瑾納其妻以歸皇后張氏迎太祖于封丘太祖告之后遽見瑾妻瑾妻再拜后亦拜悽然泣



下曰兖鄆與司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興干戈而使吾姒至此若不幸汴州不守妾亦如此矣言已又泣太祖感動乃送瑾妻為尼



山堂肆考卷九十六

明 彭大翼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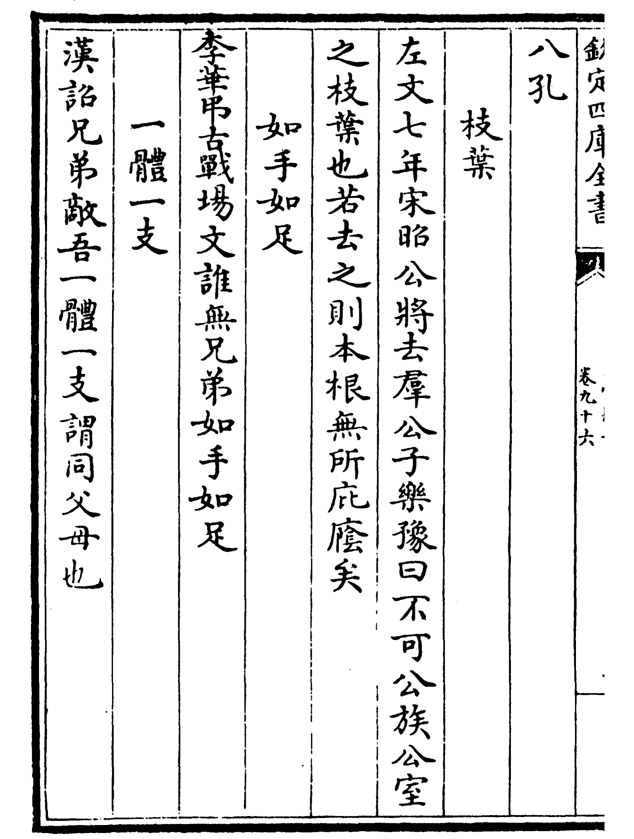
親屬

兄弟

釋名兄荒也荒大也弟第也相次第而生也

塤篪

詩小雅伯氏吹塤仲氏吹篪漢書注塤燒土為之大如鴈子有六孔世本暴辛公作篪以竹為之長尺四寸有



八孔

枝葉

左文七年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

如手如足

李華弔古戰場文誰無兄弟如手如足

一體一支

漢詔兄弟敵吾一體一支謂同父母也

封之有庳

萬章曰象至不仁封之有庳

奔于荆蠻

吳泰伯與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以及昌于是泰伯仲雍乃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

尊命重倫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父欲立叔齊及父卒伯夷遜

叔齊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逃國人立其中子朱子曰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按孤竹君姓墨名台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其謚也中子名仲遼

濟世保家

東漢韋元將弟仲將孔融與其父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濟世之器也昨日仲將來懿性昌實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

競爽

左昭三年齊公孫竈卒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箇焉姜其危哉注云竈即子雅子旗子雅之子二惠謂子尾子雅皆齊惠公之孫也

連飛

北齊崔陵字長孺為侍郎弟仲文為銀青光祿大夫同日受拜命時云兩鳳連飛

讓弟田宅

漢卜式以田畜為事有弟既壯式乃脫身出獨取羊百餘口田宅財物皆與弟式入山牧羊十餘年得羊千餘頭置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産復分與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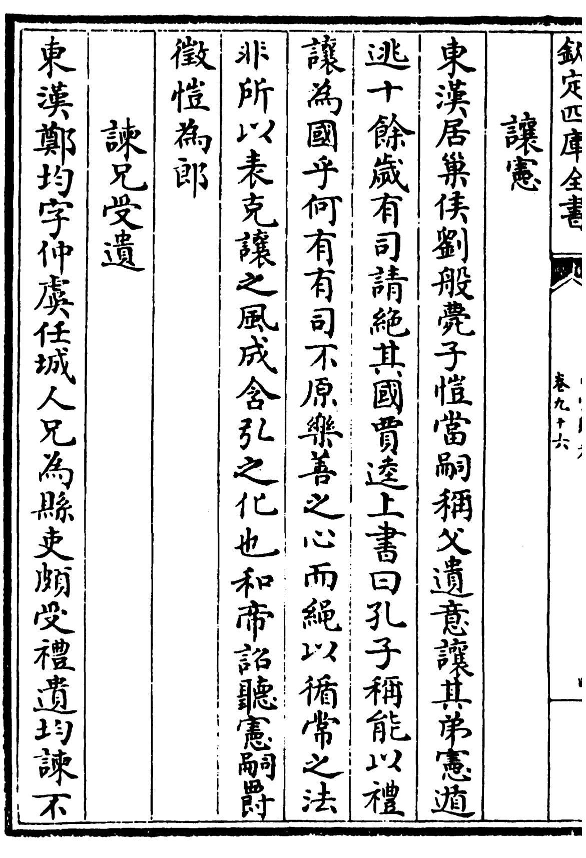
推弟田園

東漢陰慶為朝陽侯其弟員與丹皆為郎慶推其居第田園奴婢分與二弟但佩印而已

逃傺

胡傳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昧札其

季子也壽夢賢季札欲立以為嗣札辭不可然後立諸樊諸樊既除喪則致國于季子又辭而去之諸樊乃舍其子而立弟約以次傳必及季子故諸樊卒而餘祭立餘祭卒而夷昧立夷昧卒則季子宜受命以安社稷成父兄之志矣乃辭位以逃夷昧之子僚僚既立諸樊之子光曰將從先君之命則季子宜有國也如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僚惡得為君于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



讓憲

東漢居巢侯劉般覬子愷當嗣稱父遺意讓其弟憲遁逃十餘歳有司請絶其國賈逵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非所以表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也和帝詔聽憲嗣爵徵愷為郎

諫兄受遺

東漢鄭均字仲虞任城人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

從乃為傭得錢帛歸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

怒弟營産

南史孔覬字思遠為司徒長史弟道存與從弟徽頗營産業二弟請假東歸輜重十餘船皆綿絹紙席之類覬正色曰汝輩忝為士流何至東還作賈客耶命燒盡而去按覬一作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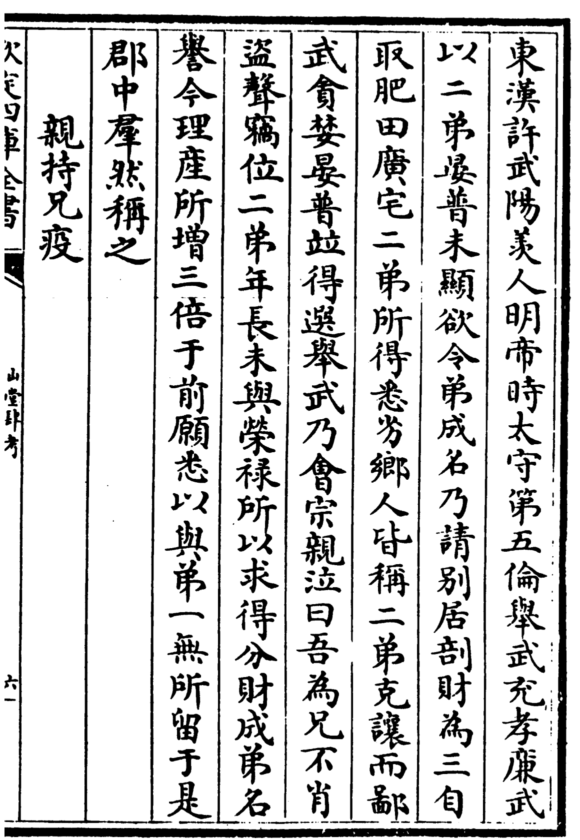
甘美分遺

東漢孔奮字君魚茂陵人篤骨肉弟奇在洛陽為諸生乃分俸祿以給之四時送衣下至脂燭所食有甘美輒分減遺奇

孤悍相育

唐陽城字亢宗舉進士第後隱中條山與二弟堦域常易衣而出長不肯娶謂弟曰吾與若孤惸相育既娶則間外姓雖共處而亦踈我不忍為弟義之亦不娶終身

欲成弟名



東漢許武陽羨人明帝時太守第五倫舉武充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弟成名乃請别居剖財為三自取肥田廣宅二弟所得悉劣鄉人皆稱二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普竝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為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與榮祿所以求得分財成弟名譽今理産所增三倍于前願悉以與弟一無所留于是郡中翕然稱之

親持兄疫

晉庾衮字叔褒咸寧中大疫衮二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父母諸弟皆出次于外衮獨留不去諸父强之乃曰衮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寐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返毗病得瘥衮亦無恙

鸞龍

藝文昔我兄弟如鸞如龍喻兄弟之賢也

羽翼

唐明皇賜諸王憲等書魏文帝詩云西山一何高高高

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輝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體生羽翼朕每念此寧如兄弟天生羽翼乎陳思王才足以經國家絶其朝謁卒以憂死魏祚未終司馬氏奪之豈神丸效耶

孔融爭死

東漢靈帝時復治鉤黨張儉與魯國孔褒有舊亡抵褒不遇褒弟融年十六匿之事泄儉亡走國相收褒融送獄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褒曰彼來投我非

弟之過母曰家事任長妄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不能決乃上讞之詔獨坐褒

冷平讓生

崔鴻南燕録有司奏沙門僧智夜入臨淄人冷平舍淫其寡嫂李氏平與弟安國殺之郡縣按平兄弟以殺人之罪而平與安國各引首就刑讓生競死義形急難

三鳳

東漢賈彪字偉節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時稱

賈氏三鳳唐薛元敬少與從父收族兄德音齊名時稱河東三鳳收字伯褒隋內史侍郎道衡之子元敬隋選部侍郎邁之子又宋永康人謝發有五子固田因圓困迭魁太學號西州五鳳

八龍

東漢荀淑字季和頴陰人有子八人曰儉緄靖燾汪爽肅旉也竝有名稱時謂荀氏八龍儉字伯慈緄字仲慈靖字叔慈燾字慈光汪字孟慈爽字慈明肅字敬慈旉

字幼慈又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與兄虔亦知名謝子微稱平輿之淵有二龍焉李元禮祖太尉修安帝時生四子亮叔訓秀皆爲牧守號四龍晉卞粹兄弟六人並登宰輔世稱卞氏六龍轅門二龍見將帥類後魏王昕字元景生九子並風流醞籍世號王氏九龍梁柳世隆次子惔與兄悅齊名王儉稱爲柳氏二龍宋韓氏八龍見父類

共被而寢

東漢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與弟仲海季江以孝友聞常共被而寢一日俱詣郡夜遇盜欲殺之肱曰弟年幼父母所憐又未娶願殺身濟弟季江曰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兩釋之

同被而寢

見親王

因兄辭辟

東漢鍾皓以二兄未顯故不受公府之辟又童恢弟翊

名高于愜宰府先辟之翊佯喑不就仕及愜被命乃就孝廉魯恭憐弟平欲就其名乃託疾不仕

因弟棄官

唐杜牧分司東都因弟覬病棄官

詣賊救弟

東觀漢記趙孝字長平沛國人王莽時天下荒亂人相食孝弟禮爲餓賊所得孝聞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餓賊大驚駭並釋之

叩賊免兄

東漢倪萌臨淄人遭歲兵荒與兄俱出城採蔬為赤眉賊所得欲殺啖之萌叩頭言兄年老羸瘠不如萌肥健願代兄賊義而不啖

五常

蜀志馬良字季常眉有白毫兄弟五人並有才名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先主辟為荆州從事位至侍中弟謖字幼常好論兵後有街亭之敗

三𤿎

晉劉宏字終𤿎兄粹字純𤿎弟演字冲𤿎並在中朝世人語曰洛中雅雅有三𤿎

名出兄右

晉王珉字季琰小字僧彌洽次子也少有才藝名出兄珣右時人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為兄耳珣字元琳小字法護洽長子也

名與弟齊

管師復自號白雲先生與弟師常齊名宋熙寧閒陳襄公以其經明學修薦為學官

識兄涅陽

東漢夏馥為中官所忌詔下州郡捕為黨魁馥乃剪髮變形入林慮山隱姓名為冶家傭親突烟炭形貌毀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馥弟靜載縑帛追餉之馥不受曰弟柰何載禍相餉乎委之而去後靜在涅陽市中遇馥不識聞其言聲乃覺而拜之蘇東坡和弟轍詩別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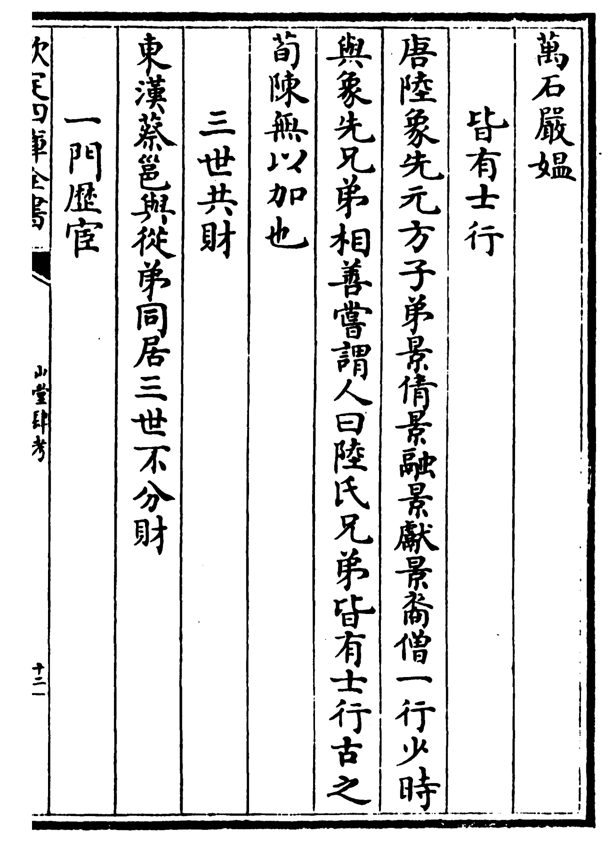
近不堪聞風雨瀟瀟已斷魂猶勝相逢不相識形容變盡語音存按末二句正用馥事

會兄下邳

風俗通吳文章少孤其兄伯武相失二十年後會兄于下邳爭市計共鬬伯武毆文章文章欲報讐之心中惛悽手不能舉大自駭也因投杖于地相問乃其兄也

皆有吏才

漢嚴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才至大官東海號其母曰



萬石嚴媪

皆有士行

唐陸象先元方子弟景倩景融景獻景裔借一行少時與象先兄弟相善嘗謂人曰陸氏兄弟皆有士行古之荀陳無以加也

三世共財

東漢蔡邕與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

一門歷宦

六帖唐崔湜與弟液澄從兄涖並以文翰居要官每宴私自比東晉王謝曰吾一門入仕歷官未嘗不為天下第一

分荆

續齊諧記京兆人田眞與弟廣慶三人共分財各居堂前有紫荆花一株甚茂共議破而為三至明旦即枯死眞驚謂二弟曰荆本同株當分析便憔悴况人兄弟而可離是人不如木矣兄弟相感復合荆亦復茂又周景

式孝子傳古有兄弟意欲分異出見一荆同根接葉連陰嘆曰木猶欣聚况我兄弟而殊異哉復相與雍和

夢草

劉宋謝惠連十歲能屬文族兄康樂賞愛之嘗曰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嘗于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曰此語有神助非吾所能及也

二荀執賢

東漢荀靖與弟爽俱有才名或問汝南許章曰爽與靖孰賢章曰二荀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明內潤慈明爽字叔明靖字

三周孰賢

梁周弘正字思行幼孤與弟弘讓弘直俱為伯父捨所養弘正醜而不陋吃而能談詼諧似優剛腸似直善玄理為當世所宗自稱有才無貌弘直方雅氣調高于次昆或謂三周孰賢人曰若蜂腰矣又沈沖仕齊為御史

中丞與兄淡深名譽有優劣世號為腰鼓

封胡羯末

見妻

龜駒玉鴻

宋洪師民四子長朋字龜父有詩百篇句句可傳為郡舉首次芻字駒父第進士放浪江湖不求聞達有詩千餘篇及前後老圃集靖康中為諫議大夫坐事貶海上次炎字玉父登第于元祐末試吏于紹聖初官至著作

郎秘書少監次羽字鴻父元符末入黨籍遂終其身紹興間朝廷官其一子按師民娶黄山谷女弟四洪皆山谷甥也潘邠老作洪氏倦殻軒詩云封胡羯末謝龜駒玉鴻洪千載望四謝四洪天壤同

龍駒鳳雛

晉陸雲崑山人六歲能屬文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二陸幼時吳尚書閔鴻見而竒之曰此兒若非龍駒便是鳳雛

玉昆金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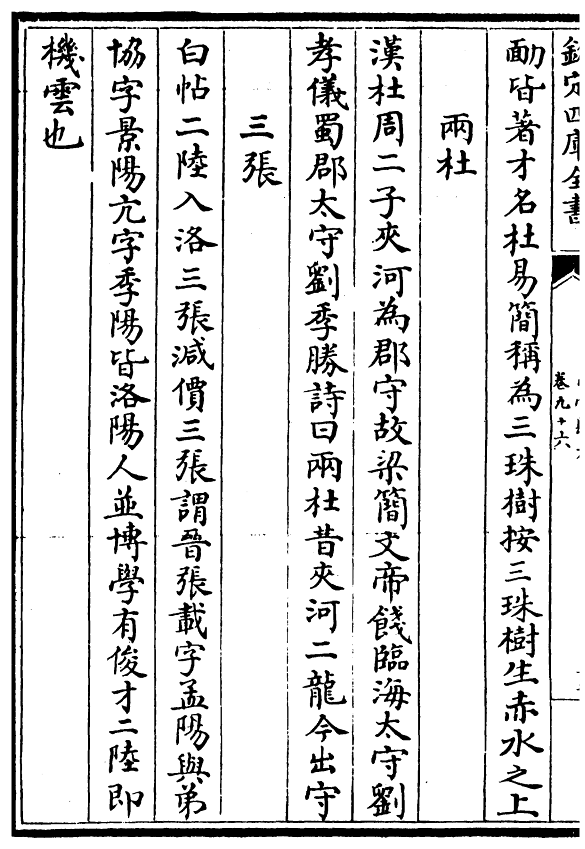
梁王琳二子銓錫銓雖學不及錫而孝行齊焉時人以銓錫為玉昆金友按銓字公衡錫字公嘏

雙璧

魏陸曅與弟恭之並有時譽洛陽令見之曰僕已年老更覩雙璧按曅字道暉恭之字季順

雙珠

南史孟彔與弟覬並美風姿時謂之雙珠王勃與兄劇



勔皆著才名杜易簡稱為三珠樹按三珠樹生赤水之上

兩杜

漢杜周二子夾河為郡守故梁簡文帝餞臨海太守劉孝儀蜀郡太守劉季勝詩曰兩杜昔夾河二龍今出守

三張

白帖二陸入洛三張減價三張謂晉張載字孟陽與弟協字景陽亢字季陽皆洛陽人並博學有俊才二陸即機雲也

道德相親

魏孝武宏假彭城王勰中軍大將軍以伐齊王辭曰昔陳思求而不得臣愚不請而得何否泰之相遠也魏王大笑曰二曹以才名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按二曹謂魏世祖文帝丕與弟陳思王植也

升沉搆怨

唐劉仁軌既宦達其弟仁相在鄉曲升沉不同遂搆嫌恨與兄別籍每于縣祇奉戶課或謂之曰何不與給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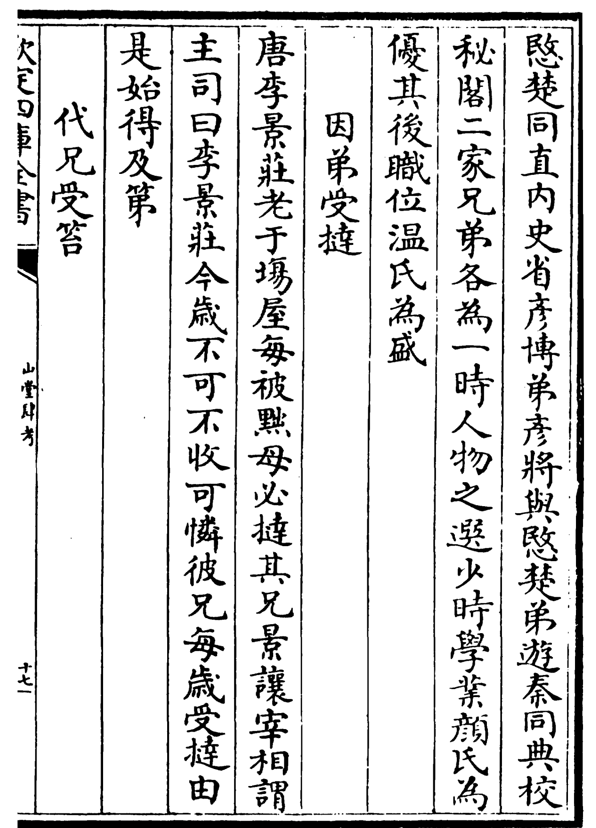
同籍五品家當免差科仁相曰誰能向狗尾底避陰凉耶

常趙

唐常述與弟逌迪學業相亞述與逌對為學士與迪並為禮官搢紳榮之時趙冬曦兄弟亦有美名張燕公說嘗謂人曰常趙兄弟人之杞梓

温顔

温大雅在隋與顔思魯俱在東宮其弟彦博與思魯弟



愻楚同直內史省彥博弟彥將與愻楚弟遊秦同典校秘閣二家兄弟各為一時人物之選少時學業顔氏為優其後職位温氏為盛

因弟受撻

唐李景莊老于場屋每被黜母必撻其兄景讓宰相謂主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不收可憐彼兄每歲受撻由是始得及第

代兄受笞

唐常嗣立與兄承慶異母少友愛母王氏遇承慶嚴每鞭笞之嗣立解衣求代母不聽即遣奴自笞母感悟遂均愛焉議者比王祥王覽

東帯答兄

南齊劉璡兄瓛夜隔壁呼璡共語璡不答及下牀束帯立然後應瓛怪其遲璡曰向束帯未竟

取箭授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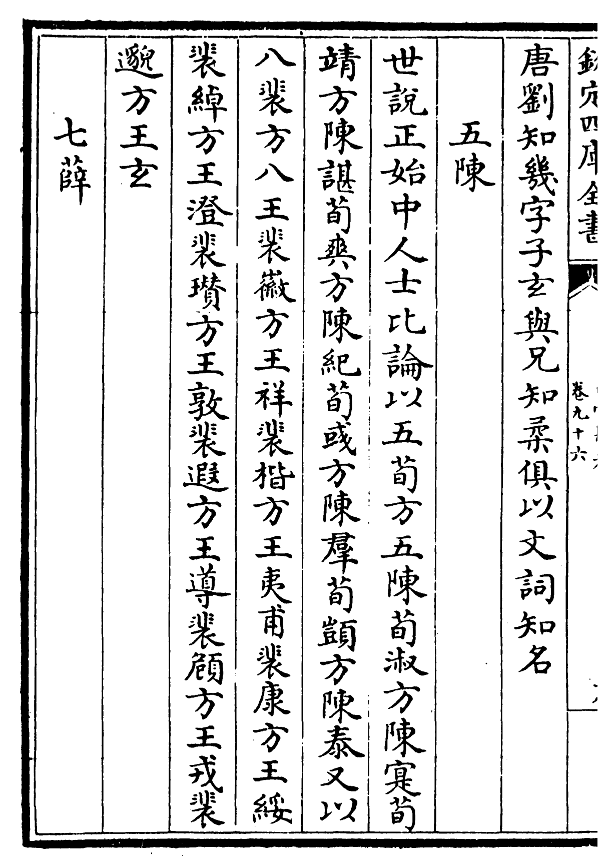
宋文帝元嘉中吐谷渾王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召諸

子令各取一箭授弟慕利延使折之慕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不能折阿柴乃諭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汝曹當戮力一心然後可以保國寧家

五辛才識

前凉録辛攀字懷遠與二兄鑒曠弟寶迅皆以才識知名秦雍語曰五龍一門金友玉昆

二劉文詞



唐劉知幾字子玄與兄知柔俱以文詞知名

五陳

世說正始中人士比論以五荀方五陳荀淑方陳寔荀靖方陳諶荀爽方陳紀荀彧方陳羣荀顗方陳泰又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方王夷甫裴康方王綏裴綽方王澄裴瓚方王敦裴遐方王導裴頠方王戎裴邈方王玄

七薛

孔帖薛播河中人開元天寳中兄弟七人皆擢進士第為衣冠光煒

恭順處兄

後村云曹植以蓋代之才他人猶愛之况于父乎使其稍加智巧奪嫡猶反掌耳植素無此念深自斂退雖丁儀等坐誅辭不連植黄初之世數有貶削方其責躬上表求以自試兄不見察而不敢廢恭順之義卒以此自全可謂仁且智矣文中子曰至哉思王以天下讓真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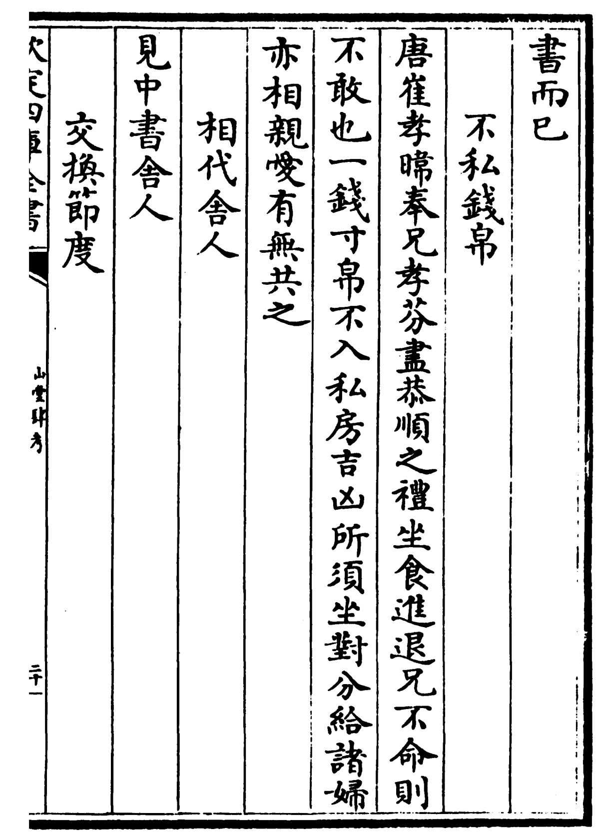
論也

慈愛撫弟

南宋太子劭弑文帝義隆自立後檢文帝巾箱得王僧綽所啓享士并前代故事收殺之僧綽弟僧虔為司徒所親咸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得同歸九泉猶羽化也

帷取圖書

王曇首太保弘之弟幼有素尚兄弟分財曇首惟取圖



書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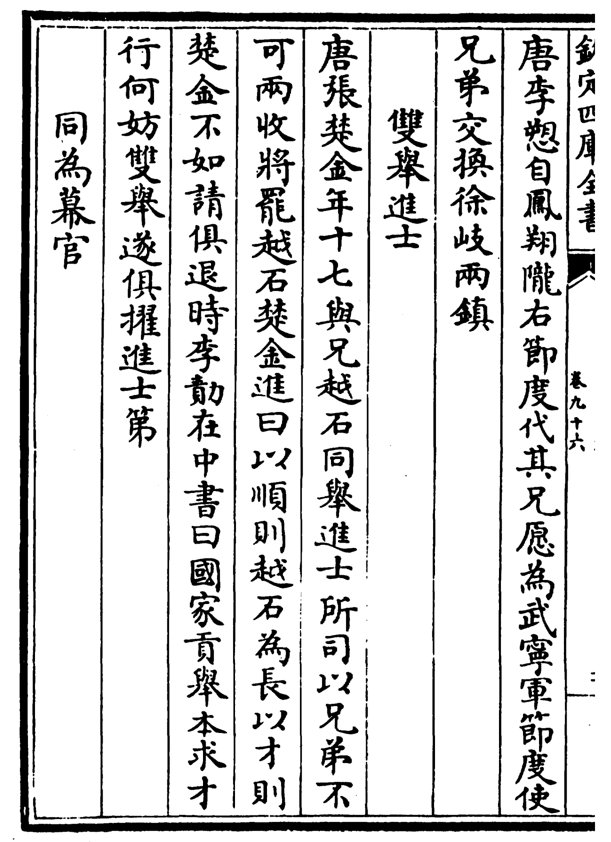
不私錢帛

唐崔孝暐奉兄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兄不命則不敢也一錢寸帛不入私房吉凶所須坐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

相代舍人

見中書舍人

交換節度



唐李愬自鳳翔隴右節度代其兄愿為武寧軍節度使兄弟交換徐岐兩鎮

雙舉進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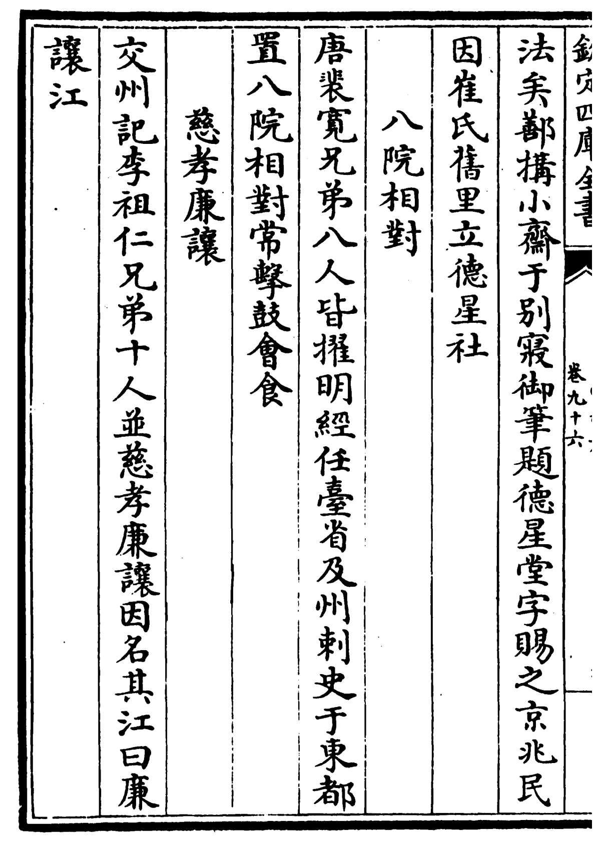
唐張楚金年十七與兄越石同舉進士所司以兄弟不可兩收將罷越石楚金進曰以順則越石為長以才則楚金不如請俱退時李勣在中書曰國家貢舉本求才行何妨雙舉遂俱擢進士第

同為幕官

唐西川杜暻辟楊收為節度判官收弟嚴為觀察判官兄弟同幕時人榮之未幾同為御史

一宅同居

唐貞元以來言家法者以博陵崔倕為首倕生六子一登輔相五任大寮太常卿邠太府卿酆外臺尚書郎鄯廷尉卿郇執金吾鄯左僕射平章事鄲而邠及郾五知貢舉得士七百四十人兄弟六人自始仕至貴達同居光德里一宅宣宗嘗嘆曰崔鄲家一門孝友可為士族



法矣鄗搆小齋于别寢御筆題德星堂字賜之京兆民因崔氏舊里立德星社

八院相對

唐裴寬兄弟八人皆擢明經任臺省及州刺史于東都置八院相對常擊鼓會食

慈孝廉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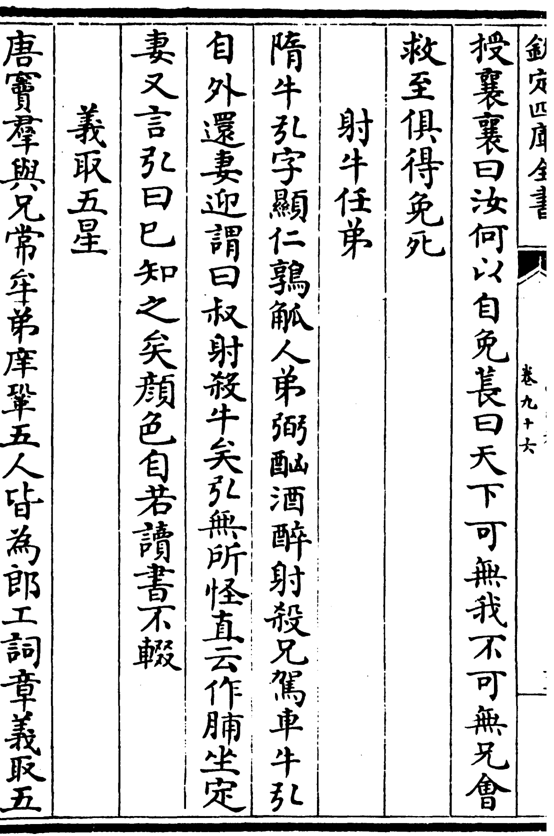
交州記李祖仁兄弟十人並慈孝廉讓因名其江曰廉讓江

酪酥醍乳

唐穆秘監寧懐州人嘗撰家令訓其子子四人贊御史中丞質右補闕員侍御史賞監察御史皆以守道行誼顯兄弟和粹世以珍味目之贊少俗然有格為酪質美而多文為酥員為醍醐賞為乳腐貞元間言家法者稱韓穆二門云韓謂韓休

下馬授兄

崔鴻後秦録姚襄與李歴戰馬中流矢死弟萇下馬以



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長曰天下可無我不可無兄會
救至俱得免死

射牛任弟

隋牛弘字顯仁鶉觚人弟弼酗酒醉射殺兄駕車牛弘
自外還妻迎謂曰叔射殺牛矣弘無所怪直云作脯坐定
妻又言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義取五星

唐竇羣與兄常牟弟庠鞏五人皆為郎工詞章義取五

星為聯珠集行于世

時號三宿

唐常叔諧貞觀中為庫部郎中與弟吏部郎中叔謙主爵郎中季武同省號為三宿

代為八座

唐閻立本代兄立德為工部尚書兄弟相代為八座時人榮之

竝居兩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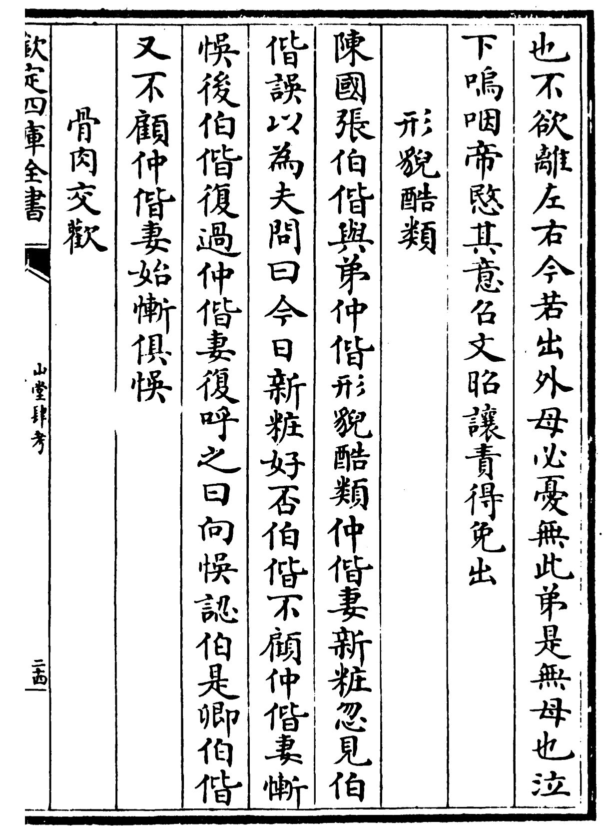
劉偁之為左史懿之為給事中兄弟竝居兩省

乞弟内徙

唐張嘉貞奏事京師玄宗數慰勞嘉貞自陳少孤與弟嘉祐相恃以長今為鄯州别駕願内徙使少相近盡力報國死無所憾帝為徙嘉祐忻州刺史

憂弟外遷

唐岑文本弟文昭任校書郎多交輕薄帝不悦謂文本曰卿弟多過朕將出之文本曰臣少孤母所鍾念者弟



也不欲離左右今若出外母必憂無此弟是無母也泣下嗚咽帝愍其意名文昭讓責得免出

形貌酷類

陳國張伯偕與弟仲偕形貌酷類仲偕妻新粧忽見伯偕誤以為夫問曰今日新粧好否伯偕不顧仲偕妻慚愧後伯偕復過仲偕妻復呼之曰向愧認伯是卿伯偕又不顧仲偕妻始慚俱愧

骨肉交歡

宋陳卓咸寧人有田五千兄田止一千願合戸而同之且曰人生飽暖之外骨肉交歡而已其後兄子康民登皇祐初進士官至大中大夫

越俗超塵

梁劉歊字子元博學能文族弟訏字彦度幼稱純孝兄弟二人卜築鍾山有終焉之志劉孝標稱之曰訏超超越俗如半天朱霞歊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歎歲之梁稷寒年之纖纊也

連璧分門

蘇東坡與弟子由及孔文仲經甫與弟武仲常甫平仲毅甫俱以才名播天下黄山谷贈詩曰二蘇上連璧三孔分立鼎天不墜斯文俱來集臺省

仕吳仕蜀

三國諸葛瑾仕吳弟亮仕蜀誕仕魏竝有盛名各在一國時以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又瑾嘗使蜀與亮公朝相見退無私面按瑾字子瑜誕字公休

仕宋仕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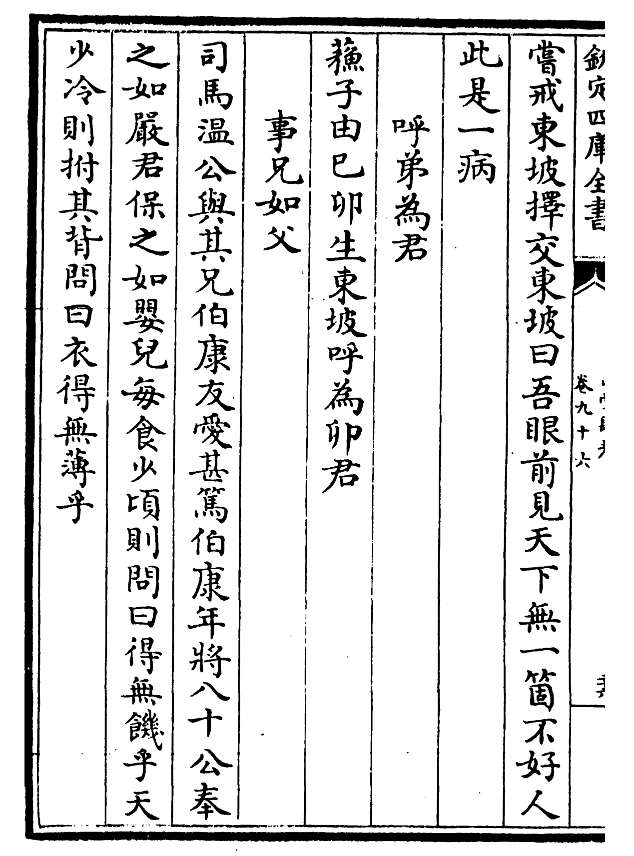
宋文文山公死宋而其弟璧號文溪者附元當時有詩云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有心事南枝向煖北枝寒文文公二子道生佛生皆以流離中死亡治命以弟璧之子陞為後至元皇慶中陞復仕元為集賢學士奉使贛州道卒時有挽之者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又張弘範張世傑本兄弟也而一為元伐宋期于削平一奉宋抗元志存社稷

侍兄辭名

宋范純仁伯兄純祐久病公侍湯藥如孝子之事嚴父賈文元守北都辟掌機密後朝廷又名編校秘閣書籍皆以兄病辭不赴富文忠公責之曰臺省清貴人所難得小官出常調何必苦辭公曰富貴有命

戒兄擇交

蘇東坡汎愛天下無賢不肖歡如也嘗有言曰吾上可以陪玉皇上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弟子由少許可



嘗戒東坡擇交東坡曰吾眼前見天下無一箇不好人此是一病

呼弟為君

蘓子由已卯生東坡呼為卯君

事兄如父

司馬温公與其兄伯康友愛甚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君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其背問曰衣得無薄乎

相約早休

蘓子由曰轍幼從子瞻兄讀書未嘗一日相舍既壯宦遊四方讀韋蘓州詩那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惻然感之乃相約早休為閒居之樂其後熙寧十年二月始會于澶濮之間留百餘日宿于逍遥臺追感前約作小詩云逍遥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風雨聲誤喜對牀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又云秋來東閣涼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困睡北窗呼不醒風吹松竹雨凄凄

同時請老

宋韓獻肅公絳兄弟天性友愛自忠憲公為兩府大臣至公兄弟同時為宰相近輔者三人公將歸許而兩弟時亦皆七十同時請老朝廷雖未之許其為榮盛前古未有也按忠憲乃獻肅公之父億也

詩酒相娛

宋周益公名必大字子充廬陵人以太傅退休其兄乘成先生以將作監丞退休年皆八十詩酒相娛者終其

身又章泉趙昌甫兄弟亦俱隱玉山之下蒼顔華髪相從于泉石之間皆年近九十真人間至樂之事亦人間希有之事也

清白相勵

宋李綸䟦舉廣東常平適伯兄維守恩平酌别江濵兄弟相勵以清白綸臨江矢言曰儻負君民有如此水遂投盃於江盃停不没者久之觀者驚嘆民歌曰石門之水清且清晉吏一歃千古榮爭如李公投盃罌江流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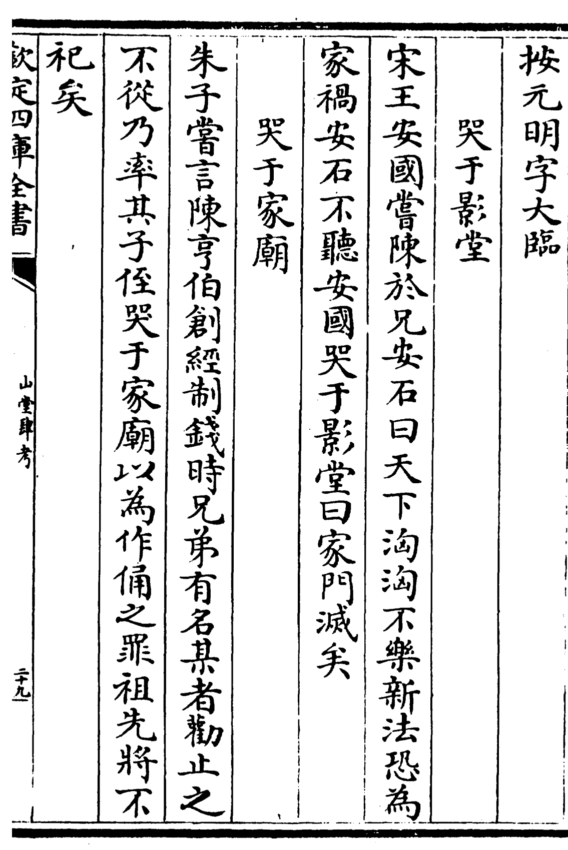
洶盃停停

許劭排兄

蜀許靖字文休少與從弟劭俱知名而私情不協劭為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叙馬磨自給按劭字子將

元明送弟

黄山谷謫黔州嘗書萍鄉縣壁曰兄元明自陳留渡漢沔上夔峽過一百八盤涉四十八渡送余至摩圍山掩淚握手臨别有詩恖雪鶺鴒相竝影驚風鴻鴈不成行



按元明字大臨

哭于影堂

宋王安國嘗陳於兄安石曰天下洶洶不樂新法恐為家禍安石不聽安國哭于影堂曰家門滅矣

哭于家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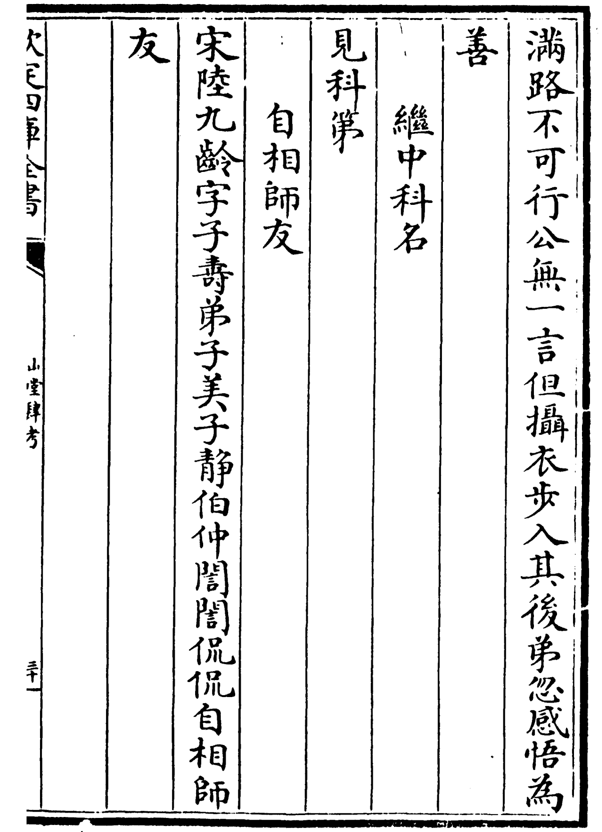
朱子嘗言陳亨伯創經制錢時兄弟有名其者勸止之不從乃率其子侄哭于家廟以為作俑之罪祖先將不祀矣

護兄肆貪

世說晉王含作廬江郡貪濁狼籍王敦護其兄故於衆坐稱家兄作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充爲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于此敦黙然充神氣自若

感弟爲善

宋王魏公有弟傲不可訓一日遇冬至祠家廟列百壺于堂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魏公忽自外來入見酒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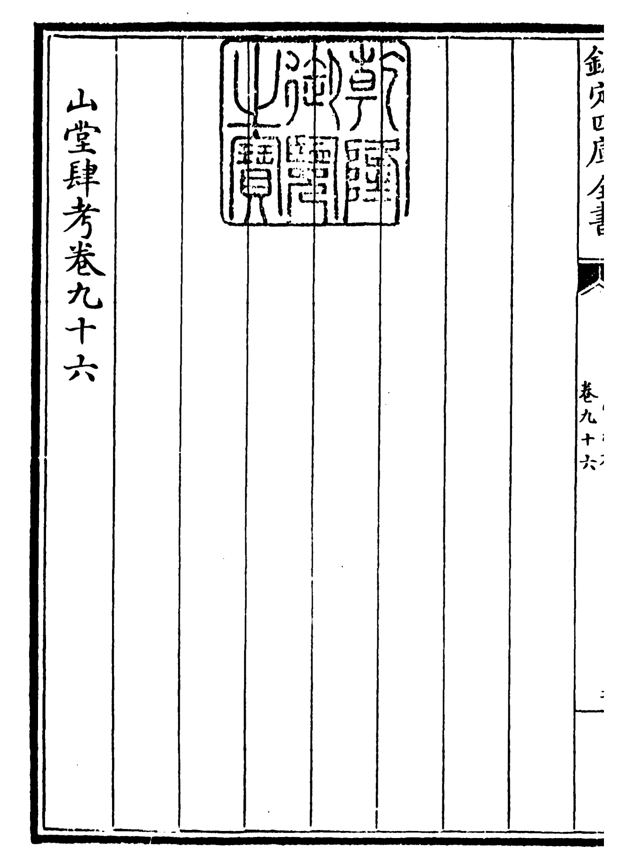
瀟路不可行公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其後弟忽感悟爲善

繼中科名

見科第

自相師友

宋陸九齡字子壽弟子美子静伯仲閒閒侃侃自相師友



山堂肆考卷九十六

卷九十六